

壽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一

炎興下帙七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車駕駐蹕平江府下移蹕建

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車駕駐蹕平江府下移蹕建

康府詔

詔曰朕獲續丕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于心昨以
盛秋載親戎乘露車于野率示四方屬叛逆之來侵幸
以時而克定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隔
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自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
即安弭忘大業思鼓士氣以恢遠猷惟黃帝以上聖之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七十一
君無常居之位周王當平治之日有于邁之師朕於斯
時敢替前執將乘泰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
播告遐邇俾迪朕懷

遺史曰劉豫兵馬遁走張浚還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
擒劉豫及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帥請罷之上
問曾與趙鼎議否曰未也上曰可與趙鼎議之浚見鼎
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劉豫几上肉耳然劉豫嘗倚金人
為重輕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故地可保金人不侵入
何以禦之且劉光世軍下統制將副多出其門若無故
罷之恐士卒懼而不安浚不悅浚見上請遣建康府鼎
諫未便遂罷鼎宰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安撫

浙東而下移蹕之詔

十五日丁丑詔賜李綱等 勅李綱等比以逆臣嘯亂反
易天常陰導敵人投兵南向朕親行戎輅號令六師將
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
係道虜勢既屈潛師遁迹念茲卻敵之初圖為善後之
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朕深思熟講允今攻戰
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朕
將屈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
斷以必行叙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春
寒卿好遣書指不多及

李丞相綱對曰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

臣深思熟講允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輒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向俶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迹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誠為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所共慶也然臣區區竊

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污腥羶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迹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而臣謹采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謂不然譬如奕棋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衡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東南以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

三朝北野錄 卷一百七十一
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費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為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偏小窳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崤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蓄中原不如其是不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則吾

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備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夫淮甸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甸荆襄間魏武之雄符暨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率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淮南後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也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

三朝地畧 卷一百一十一
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
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接稍能自守
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來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
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
沿江一帶帥府州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
豈敢輕犯近年已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吏守空城於
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
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
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帥重兵於江
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爾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
以為固守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

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
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
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川陝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
復京東西路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鄉以戢大憝
此事雖似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志先定於中而以至
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
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
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
形又不可預備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
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機會

三朝北盟錄
卷之七十一
五
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黨銜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勢然後能制服中外以畜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所據非用武之地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以容萬乘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鑿輿未

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修宮闕治城壁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闕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情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一十一 六
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
制於黥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
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朝廷之力未能保覆
之故數路之民困於重斂傷於慘刑而不能以自歸儻
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
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作外援為內應如京
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
與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敢不悅朝廷
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
優與官秩可為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
之民知所依靠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

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
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
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
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者君臣之遇號
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
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
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
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
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惟
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難之秋詔臣子以丁寧惻怛之
意緘默不言臣罪大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

三朝北畧 卷一百一十一
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壞將驕而難馭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積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群臣誤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大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立事功與夫充位備負者固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而

而退以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安取於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憂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摠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馭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人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既可觀矣今賊馬

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路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罷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圖善後之策也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蓋在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棋之置子乃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有勝兵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漢高祖既得天下擊韓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祖定維揚下澤路下河東皆躬御戎

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使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備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之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

命焚其帛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至假道
於僭逆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
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重
幣屈體以求之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不貲使
輒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
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攘也非特如
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
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莫之悟哉聊復用此以
僥倖萬一而已至於邀請二聖如侯生之歸太公則當
在攻戰既勝國勢既強之後今無益也臣願陛下自今
以往姑罷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定然後擇所當為

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
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
大舉則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
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
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
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
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
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
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矣臣昧死條上六事
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

惜日力五曰務盡人情六曰寅畏天戒何為信任輔弼
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必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
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
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視房
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
能感會風雲以成霸王之業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股
肱之臣遂得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
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
君臣之美垂譽無窮昔高祖始終任蕭何太宗始終用
房杜故能戡定禍亂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
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伯也信任而使小人
參之害伯也伯者猶如此而况復恢復天下者乎魏鄭
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未
必有至舉而鄭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相與無志
誠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以建興邦之大業故也
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
不難致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二

炎興下帙七十二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公選人材夫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循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賈復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亦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酌左右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黜闇或

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謫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而辨其臣之無辜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才之歎懷材抱藝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

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常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侯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才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議論正則是非明賞罰功

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得所宜而寔昌也士澆薄則議論不正議論不正則是非不明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寔微寔弱也晉之士風尚浮虛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繆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之前何其士風之淳厚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士風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為奸黨聽其所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祗從竄逐其後士風迥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迨今四十餘年世

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詔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亦何補於事向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加繩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以陪日之功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待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借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

則何以自雪於君父莫察其不然哉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所誣人功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臣願陛下明降詔以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流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大臣以禮義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實

其情以正典刑不宜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也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模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財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

之論亡楚之策規模先定而後積累以收成效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一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讎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模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建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陵侮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

三才圖會卷之七十二
以為規模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此施行
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
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
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
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
之治病時不可失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
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莫以為矣此時之不
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則
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沉之前十日聚
之以待一時之用渴而穿井闢而鑄兵其能及乎陛下

誠能存愛日之心臣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
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
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
農夫盡其耨耨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常致耕耨之勤而
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
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
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
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
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
天也謝安以兵三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
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

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成其功歸之於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如同天人之際臣將見大功可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戒之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嘗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天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

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雨而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熒惑退舍太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應天以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冀土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七十一
六
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昔少康以一旅而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
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浙荆淮閩廣川
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費陛下勇智天資春秋鼎
盛欲大有為何施不行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
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
改過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
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
德彛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
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切切然畏人
之議已哉陛下近降親征詔書深悔責成之後措置之

失可謂盛德之舉矣然則今日措置安可復蹈前日之
轍臣今所陳皆改轍前日之道皆非舊跡所能為也擇
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聖裁矣夫以聖祖神宗二百年
之基業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
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室中興南征北伐之威
復古接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吉甫顯允方叔以為
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
狄復文武之境土然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時則
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
荷陛下非常特達之寵六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

邁於等倫以志廣材踈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
罷政無補國事每懷愧惕盡去闕廷九更寒暑犬馬之
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
世故蕩蕩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
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
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
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鄭公為敢言
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
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鄭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
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
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患難衰病交攻常懼先犬馬

填溝壑無所仰報盛德之萬一今者獲奉明問摠至情
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惟陛下哀憐赦其
愚直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千冒天威臣無任惶
懼戰汗待罪之至 謝表臣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旨令
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
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
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為難竊以詢于蕞蕘帝
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思黃髮而伯業成
漢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風皇帝陛下慨國
步之艱難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
亞夫之營思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龍言戎羗肆於

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寧胥
訓之辭若恭承黼坐之側咨諏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
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得良平之
臣而臣曩以非才常叨近輔學術淫古識慮闊疎憂患
熏心志氣彫落夫何欵啟寡聞之陋亦預詢謀採擇之
間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塵乙夜
之觀顛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踈通知體豈類賈生
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
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啟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
得敢忘上陳海岳深崇宣賴消塵之助日月清照但傾
葵藿之心

秦丞相檜對曰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
交兵而彼已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
氣因以沮皆非至當之畫為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
張為強亦不必力弱為怯宋襄圖霸而兵敗齊湣稱帝
而國破虛張惡足為強哉孔子以魯抗齊而侵疆以復
子產以鄭介晉楚而國猶大競力弱何必太怯哉若湯
以犧牲遺葛伯文王以西伯事昆夷未嘗虛張也為其
殺一童子而征葛終以一天下為政不獲於上帝而伐
崇終以致昆夷之喙未嘗太怯也其後漢高帝出關曰
吾欲復三秦故地而止耳何嘗曰我必強盛哉滎陽成
臯之間百戰不休何嘗曰我不復振哉又如光武唐太

宗戡定群盜鎮撫四夷時強時弱度議定計皆略相若
國家自金虜入寇之初但當與契丹故地廟堂太怯處
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為夷狄雖欲割弃而不可是
太怯之過也其後虜人退師亦頗欲捨三鎮而要厚賂
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為金人腹心者欲與
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實
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光
世通書虜酋說其利害以為得地則歸豫失亡則在虜
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虜果退師豫邀之東平百
端虜言俟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以為
得之比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因漢海州擒獲漢

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携酋長書歸諭以
立國之體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眾
欵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若淵聖所割河朔
既亦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
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
使人來歸後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
太怯也今者賊劉豫陰導虜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當
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狂虜則
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釁又賊
豫啟之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
國相敵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囚奴侮慢欲以十

萬衆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况今勢有未
便臣前奏乞安慰狂虜當用所獲虜人令諸將通其酋
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
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亂孔子請討此
齊國之亂臣而魯國不容况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
綱大倫何以為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擻數其罪
而陽推虜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衆
蓋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虜人立豫諸酋皆不以為是
其以為是者意保河朔用豫以為捍蔽耳河南之地虜
人非必爭得河南已復中原之太半徐議河朔猶當以
二聖為請臣前奏亦已略具果蒙陛下採擇則逆順之
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為攻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
南北譬若藩籬宏遠堂堂以安是為守備之宜因所獲
虜人厚拊存之彼各識所屬酋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
差殊則是為措置之方便虜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
得已彼豫衆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為綏
懷之略若乃器械之良竄軍食之困匱裨校之才否山
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之知臣不敢臆
脫也迂踈無所知識惟聖明財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三
身炎興下帙七十三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汪丞相伯彥對臣謹奉明詔而言曰蓋聞舜好問而為
五帝之盛帝湯好問而為三王之顯王後之取威定霸
以成帝王之業者莫不自有諮訪而漢祖賴良平之謀
而創漢業光武用寇鄧之策而為中興主孫權用周瑜
之謀遂推曹操而拓有荊州蜀先主用法正之謀遂擒
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斯皆用武詢謀之効也恭
惟陛下神武默運禦虜却敵天人助順一舉而亟靖江
淮再舉而可復疆土而乃謙冲退託參古酌今以善後

計下詢舊弼臣顧念宿遇披露肝膽竭其餘忠精思熟
講補萬分之一輒効愚言籍萬全以為元老決戰以為
將軍相與問答以為陛下獻惟陛下優容而過聽之其
辭曰決戰將軍問於萬全元老今天子之駐蹕三吳也
蓋得兵家之三勢焉曷謂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
曰國勢憑三勢而命將殺敵無往而不濟于時逆劉干
紀金狄濟師踰我長淮窺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禍之
天意下慰厭亂之民心以常德赫怒旗建泰一親搃六
師將士賈勇人倍其氣雷動焱發山搖谷蕩得氣勢也
長江天險巨艦鷗飛一卒當江萬夫莫渡得地勢也辨
其曲直知其逆順察其飢飽以壯擊老以生擊死以飽

濟飢得國勢也以此三勢按甲江上時遣輕銳所向必
醜虜就擒者不啻千百簽軍投降者動以萬計勢窮力
蹙知曲之不可以敵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敵順也知飢
之不可以敵飽也潛師夜遁寨幕烏集當此之時我乘
勢越淮而襲擣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迺躊躇淮
甸疑慮未進蒙竊惑焉萬全元老曰嗟乎此若所謂善
也吾之所樂聞也方且圖之爾然將軍之所謂知其一
未睹其精者也僕請為將軍略舉其凡而將軍必能索
其至焉將軍曰唯唯願聞一二以發愚蒙萬全元老曰
禦戎之要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守而備之不貴追也故
魯莊公追戎于濟西僖公追齊師至于鄆聖人之於春

三朝北盟錄
卷之七十三
秋皆書地以危之且虜之奔北尾擊過淮也可未宜遠
去諸葛亮孔明曰未得戰地雖見大利不前赴之未測
彼情雖遇羸弱不進攻之賊無故退軍勿進攻之設若
我師犯此而前追于淮北
生靈塗炭人

人懷歸如流離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
望雲霓奈何餽餉千里士有飢色若其略地就糧則失
遺民之望若其飛芻輓粟則艱漕運之計本圖却敵以
群情無或動群情以資敵未可急追以僥倖一時之功
要當愛惜寸陰以圖善後之計事稍前定舉而措之萬
全之地蓋未晚也將軍曰曷為善後之計乃曷為前定
耶元老曰審攻戰之利得守備之宜盡措置之方明撫

綏之略然後可圖也曷為撫綏曰夫金狄所駟而戰者
兩河之吾民十之七九州之虜十之二狄人十之一焉
爾主兵少怨讐居多彼何取利吾能取彼怨讐而撫之
則為我利矣投降之簽軍就係之酋長既貸之以錫其
類宜優恤以勸其來者或給佃淮南之田以養無祿之
民或添差闕員以祿有官之士其有智慮者其有材勇
者實諸軍中各隨其宜而無失所之嗟怨庶使兩河九
州之衆聞風懷惠携持而來歸一旦駟而之戰以夷狄
攻夷狄利莫大焉不惟此耳關中諸叛師古輩以不快
於王似而去之孔彥周以讐嫌權邦彥而去之初非本
心儻能遣使問道以往諭上德意而後以恩私之俾其

自効彼將銜恩感義幡然改圖領所部而獻虜俘于行
在矣李成徐文輩於是乎知偽齊之不可以底身也氣
喪膽落朝不謀夕亦將悔過効順請命之不暇不然其
徒亦將斬首而來獻矣所謂明撫綏之術其槩如此曷
謂措置曰恢復之計不患逆劉之難除患金狄之未衰
不患金狄之未衰患吾措置有緩急緩其所急則圖成
長久之功急其所緩則効見目前之利失之毫厘差之
千里可不慎乎夫立國者莫大於形勢得形勢者制人
失形勢者制於人昔李希烈欲破壽春以趨江都張建
封固霍丘以精兵游擊而希烈為之道長江得形勢卒
保江淮符堅東略至泛長江謝幼度以八千之兵阻淝

水而破符融數十萬之衆奔甲冑遁於是徑造渦潁經
略舊都周世宗用王朴之策下江淮屯兵渦口以克壽
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為界豈非得形勢今日之計
莫若屯據淮甸置師壽春而真揚廬濠於文武臣中擇
才能者守之以籬落江表夫荆南古荊州也北窺中原
東瞰江表三國必爭之地吳不得不吳蜀不得不蜀魏
不得不魏為今日計當軍其要害以為吳越之屏以為
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國二蜀轉漕給軍之地昔秦
恃崤函褒隴之險以囊括四海漢高祖之王漢中收用
巴蜀還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二蜀僅存而三秦已失
為今日計當固蜀復秦以為後來之圖是宜申命都督

下令荆襄戒嚴警候常若寇至飛檄川陝蓄銳控弦觀
釁而動以為犄角制勝之勢使彼欲南顧則右有西師
之可虞彼欲西寇則左有王師之可慮此皆在所急而
不可緩者也所謂盡措置之方其槩如此曷為守備兵
法曰有餘則攻不足則守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
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此善守也楚
為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反此善備也莒以恃陋而潰
齊以狎敵而殲鄆人次郊而不戒莫敖小羅而無次皆
守備之不謹也為今之計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
之可也無恃敵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修明攻守技
用才能推誠以與使樂於用命悅以後人使久而無倦

召募死鬪之士守險淮濟激厲土豪之雄益寨泗水遣
間諜以察其情狀廣耳目以伺其奸詐經理殘破之邑
勞來歸業之民恩信號令以結人之心信賞必罰以盡
人之力理財以給犒士營田以助兵食補苴罅漏以為
他圖所謂守備之宜其槩如此曷為攻戰曰兩軍爭雄
伐謀為上其次知彼知己可以取勝要在料度人事料
量衆寡審方圓勝負之勢識勞佚淺深之謀見可而進
知難而止因利乘便合變應權而為之以此攻戰何往
不濟所謂攻戰之利其槩如此雖然於斯二者又有先
後之序焉先明撫綏之略然後可以語措置之方盡措
置之方然後可以語守備之宜得守備之宜然後可以

語攻戰之計於是乎乘天時擇地利因人和振旅電擊諸路響應躡轢淮汴蹂躪濟鄆馮軾而復偽齊之城橫趙魏粟廩門太行而傳檄乎燕雲之外于以奉迎二聖定亂中原於錄中興可不務乎中庸曰事前定則不困而又何急焉將軍曰蒙所未悉蒙聞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又聞戰以氣勝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朝氣擊其惰歸此不可失之時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願元老遠圖之元老曰不然鷲鳥之將擊必匿其形猛獸之將搏必伏其身兵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卑以驕我佚以勞我彼殆將以誘我也昔楚武王侵隨

行成而歸闔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隋侯將追楚師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庶免於是隋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今也敵人潛師而北必盤礴徘徊于宿扈徐淮之間幾請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聲東擊西攻吾不備出吾不意而出沒於荆襄之間睥睨楚澤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為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其後則將柰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為善後之計曰曷為修政事曰若所論四者是也雖然後修此四者又有本焉書曰民為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當知今日地之蹙狹而有以擴其不

三朝北盟錄 卷之五十五 七
忍之心察卹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愛戴之心軍須之
費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於民者詔令丁寧當惜民
力使官吏無並緣為姦田廬有樂輸不厭之勤內之遠
邇黎蒸三軍上下相與一心外之兩河遺民九州舊俗
相與并力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
人之多行不義偽齊之去順効逆虐用其民弃民久矣
弃民則失助矧前日之舉起意於逆劉金狄為之助得
利則歸功金人失利則為劉賈怨淮甸之役既不得逞
所喪又多自茲偽齊取疑於金狄矣主客相疑上下失
助以舉事則於戰何有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誠能孳孳於四者蚤正素定然後
奮威諸路運衡以進決有成功若也徒知目前追擊之
利未知善後之大計也言未卒將軍愀然改容倘然自
失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曰韙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圖
今日發醢鷄之覆廓然識萬全之策也將軍既退元老
三復沉思視倏忽而無見聽愴怛而無聞若載雲氣乘
虛無浮游乎寥廓如見箕子告之以為武王陳洪範曰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鄉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子孫其
逢吉汝之所論雖得於千慮而單聞淺智或昧事機未
可以為確論請獻諸天子參諸群策質諸廟謨而斷自

神筭庶幾其可也元老於是如夢覺醉醒仰天而嘆曰
亶哉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僕不得而
容其喙矣李參政郟對伏以逆臣劉豫敢肆姦謀外引
敵師稱兵犯順人神共憤天地不容陛下神武惟揚神
心獨得親率銳旅前駐大江股肱協謀將士賈勇曾未
浹旬累奏捷音虜勢既窮潛師宵遁天聲大振國勢遂
強中興之功屬在今日猶復曲垂清問俯逮舊臣蓋將
總衆智以為謀庶幾無片善之不錄臣恭惟聖訓條畫
如左戰陣之利有五一日出輕兵二曰務遠略三曰儲
將帥四曰責成功五曰重賞格何謂出輕兵關陝為進
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由關陝可以窺河東由河東

可以窺河朔河朔平則京東不敢而自歸故曰關陝為
進取之地有淮南外可以捍京東內可以保江浙故曰
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
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以一方而拒我淮南雖利於保固
然不用命於關陝則彼得併兵而南下二者固相為表
裏者也前日遣大臣經理關陝誠是然未嘗用兵於京
東以分其勢故彼得盡銳以挫於我今淮南之兵既捷
矣而關陝之圖尤不可緩也或曰曷不經由宿泗以取
京東耶曰由宿泗必用重師今大將統衆兵者數人皆
曰所恃以為根本若輕而餌之賊境萬一有失利將不
可復用然則遂置而不問耶曰非然也今偏將中如牛

臯王進揚圭史康民皆習京東風土熟其人情知其山川險易臣謂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由徐淮陽之仁厭偽朝殘虐不道之政必有應者然後因其豪傑俾其自守因利乘便進取東京可也勢有未可退保江淮可也則我輕兵得以擾敵彼將奔命之不暇而自困矣是謂我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何憚而不為乎何謂務遠略用兵京東以牽制陝西用兵陝西以牽制京東固然矣陝西失地之後其何以復之曰因其勢而已光武以二千人敗尋邑百萬於昆陽虎豹皆股栗而却走勢之來也符堅以百萬衄於淝水聞風聲鶴唳

以為晉師之至勢之衰也前日金賊強盛天下莫與敵而我顯然怒敵以與之角彼不得不盡銳於我今虜驕甚憫然有輕敵之心是我潛形匿勢示弱用奇之時也願詔關陝諸將毋張虛勢毋競小利蓄養士氣乘間阻險但務其小勝不必大勝也則馴小可以致大勝矣要之毋顯與之角而已然則朝廷前日遣大臣如何曰固嘗遣之也選任陟降之權殺生賞罰之柄此大臣之職非將帥所得預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關陝土地沃衍士馬強壯形勢利便號為金城百二他日復五路國家自當循秦漢之舊建都長安今日遣大臣非獨牽制京東亦所以為後日經畫也方今大臣

如呂頤浩氣節高亮忠力慨然李綱識度宏遠威名素著必自簡於清衷願陛下於二人者擇其一起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臣因論兵而及大臣非所當然陛下詔臣以君臣無間則臣有所懷其可不盡陳於陛下哉何謂儲將帥今日淮南摧鋒陷陣之士亦前日所用之軍也何勇怯異耶蓋由陛下以身率之耳以此知強弱無定勢勇怯無常形惟人所為而已今諸大將下豈無智謀忠勇之士以馭衆統師者乎蓋用之未盡其才故未有以見于世也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又今有吳玠岳飛者出矣但多得此數十輩參錯內外更出迭入何患兵勢不強哉臣願詔大

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授以廟略使尋當一隊毋煩類於大將矣則諸人競奮才智出成勲名為岳飛吳玠之儔也何謂責成功常人之情莫不欲功名之在我勢有所壓則憤然不滿大將爵位已崇勲名已著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昔晉遣祖逖過江經略中原敗石勒復河南功垂成矣而復遣戴若思擁節據其上流若思雖有才望而逖實不厭也因發憤而死前功盡棄臣常歎息於此可為萬世深戒何謂重賞典曰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臣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以頒

天下小小者固不論也謂如得一邑一城一路一百人
長千人長萬人長之類及近上首領自一命至節度使
皆差次使足相當人人知我有是功有是賞罰勸於用
命矣昔漢高滅項籍最後揚喜等四人各得籍地以封
夫滅籍者良平之謀信布之力也豈四人能知哉適會
其敗亡而殺之耳高祖封之如此其後蓋示天下以不
私所以勸後之用命者也况此出勇力以成功名者耶
然則設王爵以待有功者不亦重乎曰果有是功何為
不可唐郭汾陽李臨淮是也粘罕強盛孰與祿山之亂
二聖播遷孰與蜀川之狩駐蹕江左孰與靈武之立是
今日事勢尤艱於唐也第未有復中原之功爾果有之

何愛於王爵哉守備之宜有五一曰固根本二曰習舟
師三曰防他道四曰講遺策五曰列屯戍何謂固根本
建康古之建國山川盤踞漕運便利陛下欲圖中原必
駐蹕于建康此不易之論也則江浙信為根本矣欲保
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是何也千里
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興十萬之衆深
入敵境未能夷一城蹶一將而我已騷然坐困矣民賦
固有常國用固有經未知國家何以給之此必窮民之
力而後可也瘡痍之後果能任此乎故曰欲進取則慮
根本之傷者此也然則不遂進取乎曰臣前所謂遺偏
將更出徐泗以擾之是也否則尚有說焉晉之遺祖逖

也給兵千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也于淮陰如鑄兵器得二千人而後行其後既斬張平帝嘉其功運糧以給而道遠不至是兵器與資糧皆不取於晉也卒能勝強敵自河之南皆為晉有乃知古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捨是則無以為也誠能慨然以功名自任如祖述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為虛內以事外則夷狄不足勝中原不足復苟未有斯人也則前者輕兵之說為不可廢是謂進取保固兩得而不貽後患者也何謂習舟師臣伏見朝廷下福建造海舡七百隻守臣經畫來上必如期而辦今既以長江為險則教習舟師乃今日之最急務臣聞某州某縣

各置水軍五百人以橫海為名而未見其他措置也漢有伏波下瀨樓舡將軍之號皆水軍之名也臣乞倣古之制創建此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昔曹操望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息而去則舟師之盛望之足以威矣况其實可用耶臣又聞之海民船舶不動數月則生水蟲能蠹爛船底則無事之時又當為教閱之法每若干月日一教而寓勸懲之法既以習戰鬪亦以利舟船也何謂防他道已酉之冬虜人自金陵渡江實緣吾本為避賊之計上下莫肯固守彼得以堂堂而來及其還也韓世忠以舟師過於江上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七十三
相持累旬幾獲其酋帥彼擄掠雖多亦不得謂無所失也去冬淮甸既不得肆諸將輕兵迭出捷奏係道情見力屈潛師而遁則虜人自用師未如今日挫衄者臣度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失未必不由舊轍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為築室返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以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為多方以誤我一處不支則彼得志矣淮南之師雖陽為築室返耕然沮洳之地其勢不能久淹將來固不足慮而此二塗可為深虞者臣願預講左支右梧之策使不出吾素料彼雖出奇吾預知之固不能奇矣何謂講遺策兵之形無窮故巧亦無窮守備之具竊意有未經講

畫者昔賀若弼之攻陳也積荻於岸與舟同色陳人習見不以為疑其後葦舟以來而陳人不覺也此彼攻之詭計而我不知也魏之伐吳也吳人以車張蓆為疑城自石頭至江一夕就魏人望之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歛兵而退此我守之詭計而彼不知也古法雖不用於今緣此類推之必有可預備者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皆預為措置寧設而不用事至而無備則無無及矣何謂列屯戍曰長江之險縣數千里守備者非一譬若一身必有要害之處咽喉心腹是也今沿江州郡孰為心孰為腹孰為咽喉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矣臣願差次其緊慢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

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習熟土風人情相諳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如福建本因范汝為作過屯申世景于福州今福人安之惟恐其去頻年福建盜賊不作未必不緣世景彈壓之故也雖松江與福建事體不同然人情豈相遠哉措畫之方有五一日親大閱二曰補禁衛三曰訂使事四曰講軍制五曰降勅榜何謂親大閱竊以陛下親摠六師遂却大敵此蓋用高祖馬上治之光武身定大業之說其效既如此自今尤宜練習武事自古帝王皆有講武之禮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在詩則車攻吉日在春秋則大閱蒐于紅是也當承平時

且不敢忘武備今日右武之際豈可曠而不舉乎臣聞諸將練兵異於曩時其挽強蹶張擊刺之技習熟既精且累經出入能趨走耐勞苦陛下誠因秋冬交具軍容闢廣場會諸將明三令五申之制觀坐作進退之節取其才藝絕特者或賚以金帛或加以官爵以激勵之則將士感悅競勸其勇氣自倍於平時矣何謂補禁衛李德裕有言曰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北軍者今之禁衛是也內以嚴衛九重外以鎮服天下其勢莫重焉建炎以來此輩更番上下往復千里頓踣道路遺棄老弱小人不知忠義大節或有愁歎形於言色明州泛海之後亦稍喧嘩當時聚其儕類出於諸州指使其實疎外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三
之也自茲禁衛愈單寡乃籍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譬
如蛟龍不假風雲波濤之勢而自托於山林失其所以
為神矣古者天子自將兵韓信謂高祖能十萬韓愈曰
北軍千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是也今陛下自將
之兵幾何人哉若曰昔日慵惰不為用喧悖不循理是
可廢也嗚呼是不幾於因體而廢食者歟甚不可也臣
願陛下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缺增
訓練之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天子益尊嚴國勢益安
疆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豈有末大不掉之患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四

炎興下帙七十四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講軍制今天下因循舊弊可革者衆矣至其最甚
而切於時事者軍制是也今諸州係將兵用虎符調發
者樞密院之兵也不隸於將兵者州郡之兵也二者不
為虛設獨所謂廂軍者臣不知其所謂也夫習擊刺攻
騎射履行陣固兵矣擊肩輿供伎巧服廝役又兵乎今
自一州守貳下至宮觀里居之皆破兵為白直冗占私
後詭名重疊其弊百出皆原於廂軍大郡二三千人小
郡亦不下數百人衣糧借請之費一路一歲不知幾千

萬齊民之困國用之乏此其一也臣不知廂軍自何時
有之蓋自井田之制壞至隋而為府兵至唐而為衛兵
至開元而為彊騎至五代而為方鎮之兵隋唐軍制至五
代而弊極五代軍制至今而弊極而廂軍者又特甚者
也曰然則固可廢歟曰今侍衛步軍司所領固不可廢
惟州郡在所議仍先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以禁軍給
使外其餘合破廂軍何以代之五季之前不見其明文
豈今日所謂儻從者耶儻計一廂軍一歲衣糧所費幾
何以其合破之數給三分之一以畀之使自儻人為散
從官以役九州郡倉場庫務三司人之屬悉募人以充
分郡大小以制其數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然後其所

殺歲額衣糧之數盡募禁軍專習武事則名實相當而
禁兵愈增國家不至用民賦以養無用之人矣曰然則
安得遽廢之乎曰取其少壯願充禁軍者改刺老弱而
願為民者聽從便其餘姑仍舊俟之數歲亦無幾何人
矣第勿招而已如此則人情順適公私兩濟庶乎其可
行也何謂訂使事金賊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
言且和且戰卒用此術困契丹及中國其貪憚狡譎如
豺狼然志於吞噬而後已此豈可以口舌得其要領也
哉和好決不可恃徒費我金繒款我師旅而已然以二
聖在彼有不可遂已者以為禮當然而行之可也謂其
可以和好非也朝廷姑以餘力行之耳前日遣執政侍

從繼往未復命而兵涉境矣此可為戒然既以餘力行
之亦不可無所考據自靖康來國書往返多矣至渡江
盡失之自建炎來國書或出於執政或出於翰林學士
其副本皆未嘗付有司其詞意之輕重信幣之多寡使
人之官品與夫往來之語錄皆不可考每欲遣使朝廷
旋為措畫紛紛旬月妨費機務豈所謂以餘力行之者
哉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專掌其事或止
左右司領之悉哀前後行遣之見存者稍加類次使有
條章其有未盡未便得以參訂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
之可也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
何謂降勅榜古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劉豫父子僭

叛理必滅亡然猶外假兵威屈彊歲月昔漢高祖數項
羽十罪唐高祖亦暴王世充之惡偽齊固不足比數然
兵家有所謂伐謀伐交者臣謂宜降勅榜明著豫僭逆
之罪曉諭江北士民使知天地之大不蓄僭與夷狄共
事者必速滅亡吾民曉然知豫之不足恃也則回心易
慮者多矣或恐勅榜太重有傷國體則止命大將為檄
書朝廷定本頒下而用之亦何傷哉綏懷之略有五一
曰通德意二曰先賑卹三曰通閏津四曰選才能五曰
務寬貸何謂通德意劉豫竭中國之力以奉夷狄暴征
苛斂斯民怨憤痛入骨髓特逼於金人之勢彊服之耳
登萊沂密兗山林深阻豪右大姓自金賊入寇以來各

聚徒黨結為山寨以自保固今雖累年偽齊暴虐如此
勢必有未下者願召募有心力熟於山川道路與其豪
右大姓舊曾相識之人與之符信密往招誘諭以德意
儻以一城一邑一寨自歸率以等第優加爵秩其有顯
然立功者不次旌異待以高爵使吾民備知今日朝廷
招徠之意未嘗一日而忘山東也雖未有見效他日行
師入境響應者衆矣然應募之人虛實難辨今遣數十
人不過捐十數校尉承信之名耳俟其還報委有效驗
別與賞典大抵軍事尚謀賀若弼平陳七策當時以為
神奇自今觀之僅若兒戲然卒用此以取陳今既與敵
人爭勝負苟有可為而無甚費者皆不可已也何謂先

賑卹自渡江以來中原士民流寓者數年之後各已着
業不須復為經理第今日以後恐須措置前降指揮淮
南避寇士民有官者許權攝無官者給糧盡一月止此
深得撫循之道願做此意別為新制應自江北士民來
歸者有官人保驗無偽冒或量給口券或許以權攝或
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不能自存者令泝江州郡
擬截寺舍官屋與之居止亦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
營為乃止昔東晉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兖州寄居京口
明帝又置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改為南兖州或
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今雖不能如古僑置郡邑
以處流人但使泝江州郡安泊賑卹示朝廷懷撫之意

亦古之遺制也何謂通關津中原士民自遠而來道塗險澁盜賊剽奪飢寒奔逼艱辛萬狀能自達者無幾理當優卹願救淮南州郡約束沿江地分人遇有來歸士民即時報所屬給以行由遇到江口官司驗行由先次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不得邀阻其有因而乞覓錢物比常法外稍加重斷官負失覺察停替仍於境上出榜分明曉示庶使江北士民易於歸附無不達之虞何謂選才能前後來歸官吏衆矣朝廷嘉其忠順或賚金帛或與差遣或進官秩既以示朝廷德意之厚然未聞有所任使也古者多用敵國之人以成功袁紹謀臣許攸來奔曹操操跣而迎之曰子卿來吾事濟矣卒用

其策以滅紹李愬得李祐不殺卒用其力擒吳元濟夫敵國之人尚待以不疑賴以成功况吾人耶臣謂官吏來歸者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願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又安知無許攸李祐之人耶如此非獨廣招懷之路亦收其功用之實矣何謂務寬貸陛下每有詔令必念江北赤子陷於夷狄不能自拔哀矜惻怛若苦疾之在己此帝王之盛德也然臣下未必能廣陛下德意而宣布之疆場之上不務招徠專務殺戮是陛下憂勤於上而德意未昭於下也昔晉羊祜與吳對壘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有略吳二兒為俘者還送其家後二兒父率屬來降吳人皆稱為

羊公而不名也後卒以滅吳然則欲取人之國者必先
有以得其民之心豈專事殺戮哉敵國且如此况吾人
乎臣願勅汝淮守臣令其知此意諸將行師入境敢拒
抗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一皆寬貸俾洗然
有更生之望則來歸者衆矣臣既為陛下條畫戰陳之
利守備之宜措畫之方綏懷之略矣然臣區區復有獻
焉曰增修德政而已孰為德政曰事天感民任臣擇才
者是也蓋德政修則前日之所陳皆可以力致德政不
修雖有戰陳之利守備之宜措畫之方綏懷之略猶未
能有濟也臣聞上天之於人君猶慈父之於愛子子職
修則慈父之心喜君道得則上天之應順閭門整肅上

下雍睦而家道興焉父子之情得也兵革衰息內外樂
康而國祚興焉天人之氣應也子職未盡必嚴顏以勵
之諄誨以諭之非他也親愛之而已君道未盡必垂象
以示之災祥以警之非他也亦親愛之而已教之不聽
不能無放黜之子警之不悟不能無危殆之君然則天
人之際甚可畏也人君苟能修胃中之誠以事天其應
如響者古之所謂反風起禾熒星退舍者豈空言以誑世
哉頃年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不旋踵而有肘腋竊
發之事其後滕康吐疏謂當時無人為陛下道此者大
合聖意謂有諫臣之風亟擢康為執政臣於時政記中
具書其事此非陛下至誠畏天樂聞盡言以裨已闕而

能之乎臣伏見今年正月朔日有食之雖非正陽之月然比餘月為變亦大正月朔古謂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西漢嘗有此異鮑宣曰小民正月朔尚懼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其後漢遂以衰亂此豈可不畏乎術家謂日食各有分野五行志雖有此說然孔書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應多在人君劉向備論之矣大抵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天意專以戒人君今僭竊名位與夫夷狄犬羊之君豈足以應天變天意決以警陛下臣願陛下修胃中之誠以應天兢兢焉勉勉焉發一言施一事凜然若上天之照燭其上也至於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皆前世已行之事固不可廢苟無誠意

以將之亦虛文爾傳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而况於動天乎人子能改過慈父必喜人君能修德天意必順此不易之理必至之符也陛下德與天合則災變息福祥臻年穀豐登氛祲消廓何戎狄之不可攘中興之不可冀乎臣伏讀親征詔曰不敢復蹈前轍以貽江浙赤子屠戮之禍臣惻然歎曰此陛下之誠心也前日避狄誠不得已然吳越之民受禍極矣今陛下神武赫怒親臨江徼號令諸將以却醜虜非獨吳越之民得保其室家安其生聚雖遐荒僻陋之地莫不帖然按堵若無事時感民之大孰過於此然願陛下推廣此意因策勳之際引前日之咎告謝天地宗廟且諭之於民曰使吾赤子

室廬焚蕩老弱殲夷皆朕之過也他日敵師至誓當躬率諸將併力捍禦期於保國固知陛下誠意如此庶忘前日屠戮之禍而有更生之望矣臣又聞人君之待遇臣下固自有道非獨用慶賞刑威而已或者乃以爵祿賞罰為人主之大柄臣竊陋之夫賞罰者所以待中才之人非所以待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也蓋希賞而赴功與畏罪而不為非者中才之人耳若夫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合於義則進不合於義則退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爵祿不可得而榮也刑罰不可得而威也人君欲大有為於世而不得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亦不能大有功於世也自古興王之世必有佐命之臣心

德同而無間精神會而不疑若子房之於高祖鄧禹之於光武孔明之於先主房喬之於太宗豈待爵祿誘其前刑罰驅其後然後為之畢力也哉亦誠意相與而已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可與之存可與之亡生為宗臣沒配清廟苟無誠意以相與而徒用區區爵祿刑罰以為重輕則子房孔明之徒尚安得而用之故臣願陛下待遇大臣先誠意而後名分先道德而後爵祿君臣相與懽然都俞吁咈相得於言意之表功何大而不成事何難而不濟危疑何自來讒慝何由作君臣俱享安榮則功烈高乎當年聲名流於無窮矣臣又聞人才不同所用亦異世平則用禮法之士時艱則先超卓之才伏

見比年用人求之太精責之大備纖痕微累必遭指摘
曩愆宿負不見洗滌至有因用而反見斥被召而不願
行者此何理也古者斬裾射鉤之人猶且不廢况其餘
者哉漢武帝英雄之主也詔曰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
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後駕之馬跣弛之士亦在御
之而已魏武帝建政之君也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
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而蘇秦豈守
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由漢魏二主觀之則人君欲得超卓之才以濟大功非
闊略細謹不可也曩在仁祖時元昊背叛西鄙用兵范
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

在雖狂獩無行之徒亦自効於下風而仲淹亦躬爲詭
特之操以振起之今視仁祖時爲如何而必欲求纖微
於人也傳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士顧其身之不能卹
何暇語功名之會哉臣曩侍帷幄屢聞聖訓丁寧及此
嘗歎聖度寬容真英偉之主也而臣下不能將明聖意
迄今猶然臣願如漢魏下詔以諭羣臣使羣臣曉然知
聖主所以用人之意不在於求全而在於赴功也安知
不有竒謀異能之士自拔於流俗而出爲世用者哉天
意順於上民心悅於下有懷道之君子以謀國體有超
卓之竒才以赴事功則人君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臣
前所謂德政修則所欲無不得德政不修雖有致治之

術猶未能有濟者蓋謂此也臣智識蒙陋才力絀薄頃蒙異知擢在政府勲績不効退頌祠宮方陛下焦勞暴露躬臨大敵而臣安處家庭坐靡廩稍不能先士卒冒矢石效一旦之命臣獨何心每竊愧歎今承明詔下逮敢不竭盡惓惓之忠惟陛下矜其愚而擇其當焉臣不勝幸甚干冒旒宸臣無任皇懼墮越之至謹具錄奏聞謹奏

張參政守對伏奉詔書以却敵之功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通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

雖固陋不肖病疾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度不敢枝辭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覽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謂虜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儻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利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駟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

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
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
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
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
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
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
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
重而又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
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
每將不過五十人募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
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

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
費多寡在彼猶在此尔則所患者轉輸也於祖宗以來
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
今宜以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
之粟以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
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
漕運之舡諸軍官司名目占留私自賣販州縣製造尋
又奪之故每以乏舡為患而漕運不能辦也宜下諸軍
根刷見在之舡悉歸漕司仍請諸路各造一二百舟專
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漕司諸州縣聞諸朝
而痛懲之諸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

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於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自闢生齒自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更定候正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接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偽齊可以折箠而笞強敵可以固保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辱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湏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

陛下留神於攻戰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為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脩政爾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若二端之為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

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而俾盡效其力信賞以勸其功不以所喜而予之必罰以治有罪不以所惡而奪之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顏黃門歧對臣歧二月二日巳時急遞到福清縣有正月十五日賜勅一道臣謹拜跪而受臣仰荷聖德不忘下問臣不勝愧懼之至臣竊觀聖語有虜勢既屈又爲善後之計可謂委曲預備矣如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臣今竭愚條具在前件四事者臣謹按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

方則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略則在軍民各安業也聖問曰攻戰之利臣謂在擇賢將者去年九月狄之遽來未知其賊來者厚薄皇帝陛下親搃六師按甲江上可謂決於聖斷矣或將或帥皆奮命前往旋以捷音每日而至虜騎遁去臣望陛下而今後益擇賢將使之分兵而任責如此則盡善矣聖問曰守備之宜臣謂在明賞罰者公邊臣僚見今盜賊既知疆界頗靜我之戰士有才有勇皆無所施雖欲遷轉無自而得將官帥臣亦安閑自樂臣謂自今朝綱更宜賞罰激其衆心俾肯振職則守備諸事皆不足慮也聖問曰措置之方臣謂在號令不妄動者衆口之家或遠或近皆欲安逸若統其

軍者措置不當則人皆怨咨嗟其不得所矣故措置正
賴號令分明可賞可罰如小隊大旅昔日所被其禍甚
多臣更願陛下明降指揮自將帥而下至隊伍長皆得
措置不妄而舉則軍衆之心皆欣快矣聖問曰綏懷之
略臣謂在軍民各安業者軍伍之情一等則軍民皆欲
安靜也其間不幸身屬賊者狄衆奔波則隨之不及既
來歸我聖明雖當時臣僚議論不同臣願陛下將此曹
一例收之或亦如舊分於寨使各安業如此則綏懷兩
便也陛下自臨安親征至于平江又聞聖意欲至鎮江
建康百姓求安營生相隨不捨臣願戒約所在州縣而
不擾之使有生理此乃臣之所見也前件四事臣自謂
可行雖愚甚止於如此臣冒聞聖覽有虛已擇善之語
臣亦不揆輒明無隱望陛下更矜念之臣在昔曾觀宋
庠所贊尊號錄其言曰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臣意欲因
今事爲陛下暫改之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臣望陛下
不以臣愚戇率尔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則實宗社
無疆之慶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五
炎興下帙七十五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王參政絢對臣向蒙誤恩除帥浙東毘勉在職幾甫周
歲去秋偶以衰疾瀝懇披誠乞領外祠以休疲憊仰荷
聖恩矜從免以罪罷竭來浙右寄居崑山席未及煖虜
騎侵犯承楚戎輅親行蘇秀稚耄延頸歡呼爭覩天日
臣於斯時屬以衰羸屏伏異方不得同郡縣官吏班迎
道左以望屬車之清塵臣之私心死且不瞑臣竊伏念
頃以非才猥蒙拔擢叨與政機日侍帷幄親承睿訓眷
待優渥顧非捐糜不足報稱今雖閑退忠不忘君豈敢

自後畎畝之民故於今日備禦之計夙夜疚懷私自籌度截於胃臆念欲獻納而未之敢方此愧憤不知所爲今月十六日戌時准尚書省紅字皮筒遞到詔書一道賜臣臣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臣竊位素餐已試罔効分當擯斥不足收采敢意聖慈尚賜記錄曲垂詢問猶不棄遺伏讀之際戰灼隕越汗浹涕零不勝感激愧怍之至伏讀詔書所列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皆軍國之先務廟堂之大計臣雖罄竭何足以奉承雖然豈敢隱默以違明詔臣謹竭愚妄之說攻戰之利臣愚以謂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臣愚以謂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臣愚以謂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略臣愚以謂

莫若惠吾民謹按其畫一如后一臣所謂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一戰之頃氣有作竭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是一日之間氣有銳歸矣去冬虜騎驟至侵軼疆場東陷承楚西掠濠壽曲之在彼人所公知如此其甚所以我軍憤怒人百其勇直向無前至於虜勢既屈潛師遁逃誠如明詔之所謂者臣聞新春以來捷音係傳市井閭里畎畝數澤之民聲氣接和更相告語欣若更生人人始有安堵之意茲實廟社之靈國家之福而生靈之幸也然臣竊有說焉士氣憤怒十旬有餘非特一戰一日之比其氣豈能常銳而不衰哉又况屢勝之後將佐士卒志

三朝史記 卷一百七十五
得意滿氣適其平而怒斯釋矣使敵人伺隙而乘之則今日之勝安知不為他日之負哉此最兵家之大忌也臣所以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正謂今日新捷頻勝之後長慮却顧所宜素講者也臣願明詔諸帥各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間諜遠斥堠厲兵秣馬常若寇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申嚴約束更迭救援無敢蹉跌以後期會擊東則西應擊尾則首應不約而動如十指之捍頭目朝廷且復以時濟師張大聲勢使顏行前知後必繼至而增勇後繼知顏行深入而先爭如獵豺虎如救焚溺以此衆攻何不克以此衆戰何不捷儻或留兵寡少敵兵未至委之而去則不若不留之

為愈又或留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人不思戰忘戒而易擾弛備而易犯兵數徒多雖謂之寡弱可也何足倚以為固哉臣又觀狡獪不情陰戾狠賊金屬常態安知今春之道不為今秋之復來乎伺探所得可喜之耗安知非彼揚其虛聲疑吾戒心急吾士氣以肆其姦譎之謀臣竊計六師頻動饗軍犒師賞賚之數費倍他年昔伍負欲病楚其謀以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今我之動煩費若茲臣竊謂虜情詭詐隱伏難測安知其計不出於此是東據承楚而不動西掠濠壽而不居去則剽掠駘虜復歸巢穴我來則去我去則來此風漸不可長所宜深講攻戰之策預

備再至之謀使異時雖欲為此而不可得則攻戰豈可
遽已而士氣安可不作哉臣故曰攻戰之利莫若作士
氣者此也一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者非謂直
以淮甸爲邊陲而無意於中原也國家大計理有先後
勢有緩急固當循理而行觀勢而動不可倒行而逆施
也何以言之漢高祖東向以爭天下則以關中爲根本
滎陽爲阻固故雖戰屢敗終守死必爭不肯捨此者志
在於滎陽而乃在於天下也今國家北向而復中原者
何以異於是江浙者國家之關中淮甸者國家之滎陽
淮甸雖屢殘破亦不當置之度外者志不在於淮甸而
乃在於中原也昔符堅以九十七萬之衆伐晉旣破壽

春而敗於淝水當是時壽春淝水皆晉有也魏太武自
雲中由青徐伐宋至瓜步索百牢掠廣陵而歸當是時
廣陵瓜步亦宋有也以是見晉宋五朝皆倚淮甸以爲
屏蔽蓋保淮甸然後可以駐蹕建康保淮甸然後可以
經理中原決二大策其要皆在於淮甸故淮甸者國家
之滎陽在所以爭而不可失之地漢得天下其業實創
於滎陽則國家之復中原基趾實在於淮甸使淮甸安
固而富實然後可以議復中原臣請設爲問難以畢其
說若以謂蓋乘戰勝之勢大舉深入克復汴京據上都
以令天下四方指顧而定一舉而成希世之絕績豈不
暫勞而永逸哉臣竊以謂過矣何以言之高祖二年楚

兵方盛而深入則漢嘗大敗於彭城後至五年楚糧既乏而夾攻則漢方得志於垓下爰自臨淮以北陷沒累年綿地千里行師十萬月計糧餉以石數者七萬有奇以運漕則汴水絕流以負擔則非調夫十伍萬不可絕以食則無糧可困矣又况歸路之邀我糧道之困我若大兵皆行則內重而外輕外實而內虛分兵以往則我分而弱彼合而強未見衰弱之形而遽深入幾何不類漢入彭城之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則深入之說臣不敢以為然也若謂敵人糧乏忽遽而歸臣又竊以為過矣何以言之金人犯順幾十年矣初未嘗賣糧也今自偽境濟淮而襲承楚何遽計日累糧頓改常度哉又況

承楚穡事未終稅賦未入虜騎忽至縣官倉廩雖虛而農家之穀被野是必驅後吾民舂穀為米負薪供饗厭餐飽膳又復漕運餘糧而西去矣則糧乏之說臣又不敢以為然也若以謂虜寇能襲承楚而不能犯通泰足以明其兵力之少臣又竊以為過矣何以言之累年以來偽境固已委畫宿州為界矣今茲陰導狄人無故出疆安知其意不在通泰鹽筴歲得八百萬緡之利彼必以謂使我得承楚而有之則通泰在吾腹中可不攻而自下則力不能犯通泰者臣又不敢以為然也設使通泰鹽筴為彼所有必漕鹽汴長江而上長江之利日與我爭雖欲只保江表亦將驚擾不得奠居不唯我失煮

海之利雖天濶之險亦不足恃矣利害所係至重大然則淮甸豈可以不固守而力爭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者此也一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有二說焉一則規度駐蹕之地一則操秉統御之權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臣竊嘗伏思汴都宗廟洛邑陵寢咸在中原洛汴之在天下猶水木之有本原網裘之有綱領誠復中原而都之則臨莅四方舉而措之無復難者睿意所向未嘗不在於此可謂得其要矣將復中原蚤定駐蹕之地稽之古昔揆之時宜駐蹕之地未有過於建康者何以言之昔曹氏先有中原孫仲謀遂據武昌七八年間山川地形勢在江表者覽觀規度至詳熟矣未

幾遷居建鄴使曹氏父子睥睨逡巡而不敢進復之五胡濁亂河洛元帝南渡王導相之雖叛臣劇賊陵犯之頻終不肯捨此而他涉由是觀之將圖恢復中原駐蹕之地信未有過於建康者豈錢塘蘇臺所可比擬建炎己酉行宮告成無何金寇兵火殘毀邇來亦既繕修稍已就緒增葺歲年必復全備雖然淮甸未固建康形勢雖勝營繕兵甲雖畢亦未可以遽議駐蹕也固淮甸之說臣已粗陳於前矣今距防秋纔半年爾防秋已前經理淮甸宿兵扞備足為屏翰使今秋冬金寇不能再肆侵軼則來春鑾輿駐蹕建康方議恢復中原此乃舉措先後之序不可易者臣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者謂此所

謂操秉統御之權者自頃虜騎長驅犯我北鄙士卒暴露迨今十年結草而廬枕戈而寢師旅之衆宜在厭兵而苦戰厭苦之意萌則勇銳之志消勇銳或消而望其立功難矣邇來士氣奮厲戰輒克捷遂立却敵之功如此之盛臣既是仰觀陛下神武英斷命將出師度越前古遠甚雖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異世同規若合符節豈臣愚陋所能窺測萬一犬抵將帥之用士卒招則聚麾則散非命之進不敢進非命之退不敢退去來前却唯所欲無不如志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無甚難之色人主之用將帥將帥之用士卒一也人主以將帥用士卒者用將帥將帥以士卒聽命將帥者聽人主則天下

之大軍旅之衆如心使臂如臂使指運動圖為以一人而用天下恢恢然有餘地矣左氏曰師能左右曰以詩稱于以四方頌武王者然則以四方者王道帝王之事也史載韓信自謂善將兵若高祖善將將然則善將將者亦王道帝王之事也國家待遇諸帥爵位極矣寵錫至矣眷渥優矣事權重矣前古所謂以四方善將將者陛下淵衷操秉深自得之幹旋轉運沛然閑暇雖天下英雄之難駕御者亦得收而用之矣惟陛下於以四方善將將者當留神而加意焉則數十萬之衆趨走奔命之不暇豈復有慢令難使者哉夫如是何爲而不成操秉統御之權者謂此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

三朝北盟錄 卷之七十五 七 趙晉四庫全書
此也一臣所謂綏懷之略莫若惠吾民何以言之濠泗
襄鄧以北陷偽境者皆吾民也今加惠焉非謂載粟帛
以遺之招墮游而養之也推原厥由非我弃彼而不收
亦非彼叛我而不附以田廬之累雖欲不從之而不可
得凡此庶民皆被蒙祖宗德澤涵養既久且深其耆耄
丁壯日夜望思咸懷後後來蘇之志者人人皆是不幸
身縻偽境威力驅使雜醜與我交兵豈其人之本志也
我臣愚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或俘獲之餘物色
詢訪覆驗情偽願從則隨宜存撫欲歸則畀以資糧使
人人有知聖度寬洪海涵天覆原恕脅從一視同仁之
意既深信而不我疑彼驅來戰則人無鬪志衆有遁心

我往伐彼則前徒倒戈開門迎降所至如歸無與我敵
者孟子曰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濟者其斯之謂歟晉羊祐行平吳
之策未嘗殺吳視祐同於父母吳人歲饑歸者如市惟
其平居無事之日祐得其民者如此後杜預王濬得以
兵破其國易於摧枯此正今日所宜先也吾民陷溺西
北者惠心既孚招徠之意已喻矣吾民之在東南者獨
何不思加惠哉累年以來數十萬兵戍於東南而民不
敢病者正以陛下軫卹黎元禁戢科歛詔令丁寧誠心
孚信實惠及民非異時俯偃空言同日而語斯皆所以
惠吾民也去冬親征詔下東南之民咸知陛下親屈帝

尊蒙犯霜露不憚躬臨爲生靈計德至渥也雖小民無
不願効財力助國討賊是以預納苗稅及和買絹錢之
類盡竭所有爭先供輸無復難色其說以謂向非車駕
之來安知私室之藏不爲盜賊所有此其所以樂輸而
不病也雖然臣竊聞大軍驟移數萬之衆廬舍闕乏無
以庇風雨蘇秀等州各備蓆葦箔椽柱不免賦之於民
此亦當然非甚難者然此諸州類皆澤國數百里間地
勢平坦水田彌望葦實生之不產竹木織葦爲蓆尚可
力爲徑寸之竹拱把之木迥出浙東極爲難得軍期急
遽日限逼促至有撤屋取椽三倍市蓆者其爲煩費過
於預納錢穀之數臣願明降詔旨自今春無屋宇廬舍

之備但如向年臨安人給價直或隨所產竹木克用不
得限以徑寸丈尺則民免煩費且復及期易辦不致誤
事而後時矣加意吾民至此則無復可議者所謂綏懷
之略莫若惠吾民者也臣謹條具如前伏念臣識闇見
遲料事不工建言無取適今遽承明詔出於望外雖務
罄竭何補毫釐至於智慮淺陋論議迂闊冒貢狂瞽之
說仰瀆淵聰則臣之罪無所敢逃謹昧死條具以聞
韓樞密肖胄對臣伏聞邇者賊豫怙終金人同惡舉兵
侵犯深蹂兩淮警報初傳羣情大震陛下睿謨自定神
斷必行親御戎衣天臨吳會將相協慮士卒一心奮身
逆摧賊鋒所向俘馘虜氣阻奪潛師遁逃信悔禍之自

天知戡難之有日夷夏竦動中外驩呼臣世荷國恩嘗
叨樞近顧當斯際竊食祠宮既不能畫半策以贊帷幄
之成謀又不獲備前驅以展行陣之微效進退惟谷夙
夜靡寧敢望聖度兼容溫詔下逮訪以急務俾之盡言
拜受兢慙罔知所措伏讀再四喜極而淚昔者帝堯捨
己而稽于衆大舜與善而取諸人夏禹之拜昌言漢高
之屈羣策惟聖虛已與古同符豈伊涓塵可裨海嶽仰
應詔旨姑竭愚慮聖問臣敢不一二條列試為陛下言
之聖問首曰攻戰之利臣聞乘其時而為之者功必倍
因其利而成之者人不勞聖人奉若天道時苟未至惟
修德修政以待之時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終日臣頃在

紹興二年以備從班獲陪外庭末議恭被詔問攻守之
策臣時敢輒不自揆對言終當用兵蓋如晁錯之論七
國以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金虜猶是也繼因賜對再具
陳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擇遣兵將鼓行
進討聲言翠華復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睿斷濟成大
勲二䟽諒存其言可復臣之出使軍前陛辭之日亦嘗
面奏和議蓋權時宜以濟艱危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
振理當別圖竊惟臣愚前後狂瞽之言尚蒙俯記清衷
則攻戰之利臣先固知矣况臣親見女真等軍嘗至川
陝者皆畏服西兵勁銳善戰有艱敵之語今茲入寇韓
世忠等三大帥率皆山西將種所統精銳頗多西人臨

難敵前屢挫敵衆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虜意
必挫若以斯時數道並進此有犄角之勢彼受腹背之
敵不戰自潰理之必然此其可以攻戰一也抑臣聞之
在昔漢運中微新莽縱暴民懷高祖文帝之德謳吟思
漢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興之業田單以即
墨兩邑餘衆敗燕於百勝之後蓋以燕用間言劓所得
即墨士卒置之前行且復發掘壘墓僇及死者人懷悲
憤怒自十倍用以出戰卒破燕軍恭惟大宋 祖宗之
澤海內涵濡垂二百年民心愛戴豈特漢民之謳吟虜
寇比歲暴我中原 此其可以攻戰二也
加以賊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斂煩役殆不堪命臣前過

偽境親所見聞比復僉發使臨行陣其怨叛之心益甚
矣傳曰天予不受反受其咎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儻
因上穹助順之心遠副遺黎雲霓之望萬全之舉一怒
而安聖問次曰守備之宜臣聞之勝負何常賊之情偽
難察頃蕃偽入寇信曰守禦有方彼多失亡因其窘蹙
之勢畏我振厲之威旋即奔竄然金虜自恃盛強反成
敗衄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况又狼子野心萬一內懷詭
譎有如子胥教吳分三師以敵楚之計我出則歸我歸
則出亟隸而罷之則此寇甫還他酋繼至方喜其去以
徹警又乘吾怠以來寇脫或少失隄備豈不動致驛騷
故欲議於戰攻當先飭於守備遠若川陝固有吳玠及

宣撫使司之兵守備之宜諒自為計唯是荆襄之制上流吳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縣亘數千里間尤其出入之要衝兵法有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今若無事而槩為守具不惟兵勢之分所在寡弱兼亦勞人費財生以守困昔人論長江之守如七尺之軀不過數處朝廷比因去冬之警近裏險要必已熟講至於兩淮之濡所當守者固亦有要害若分擇文武臣僚諳練古今察知形勢者按行計度預圖其宜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某將最才可將其地某人有人兵可援其所某地可以儲積某道可以轉餉以至器械財用戰船水軍之屬一皆素具無或取於臨時備在敵先倉卒無患臣竊以方今當

守備之地臣固不能盡知亦未易盡言姑舉所聞見謂當先急者莫如淮南淮南在古南北之所必爭者也首敗符堅百萬之衆實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壽春盱眙為重至若魏人欲制吳則鄧艾先耕墾於壽春周世宗謀江南亦三至淮上親破壽州蓋壽州據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邇此則平窺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連潁蔡可以直抵京師北虜入亦先安重兵於壽春而濟自淮陰夫淮南賊豫父子闕覲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徑趨大江使江南而無淮南是縱敵人在吾戶限之外不復可以為固不當以利遣人更為賊守也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請屯戍人馬之語及遣

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說我旣難從以理拒之疆議未定
便可扼險而固守而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也置司
乃江浙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旣已勢孤難必
責其固志况復力弱豈能抗於敵鋒且徂連歲之無虞
謂可泰然而坐視守備旣缺斥堠不修遂致蕃偽之兵
如踐無人之境雖旣往之不咎豈方來之可忽抑聞虜
在承楚州形勢孤絕旁無陣寨邑人難以堅守賊兵易
於攻取而終以全免者或疑以通泰皆係產鹽地分虜
旣規於取淮甸私指此以為外府陰加保護以為後圖
借曰不然在理所當致慮比報三將奏功而韓世忠劉
光世置司鎮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測廟謨用意之微或

者妄揣以謂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
屯濱江或朝廷未欲示敵以強尚存修好之意若移兩
將江北或致蕃偽亟爭臣愚以謂張將之兵旣置司建
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闕力已有餘况二將若在淮
南籬藩可謂申固若謂不欲致疑虜寇彼旣舉兵深入
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惹生事但當嚴加約束俾守封
疆無得輕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犯者重坐之明揭勅
榜告諭遠近以示蕪愛生靈之德意可矣聖問又曰措
置之方臣竊以為方今所謂措置莫大攻守二策乃若
守備已備陳其宜其於攻戰猶當慎重臣聞兵家至理
莫尚於紀律軍行急務無先於糧餉至於號令必有摠

攝權力必能挾制然後可以一臂指之用而抑強項之
衆昔李晟統軍秋毫不犯故方克復京師而井里不知
按堵如故蓋非若此不足以爲吊伐之師然軍行紀律
多利鹵獲今欲削平僭亂止當取彼凶殘又若其民實
吾赤子况聞僞境之民深若貪暴日望王師之至救於
水火之中若非紀律之兵恐垂喁喁之望且勅諸將嚴
立軍制昔諸葛出師雖有木牛流馬之運而糧食不繼
因無成功先主出兵荊州敵國震動至遷都避之而關
羽糧盡更致喪敗今若進兵僞境雖稔聞山東河洛之
間民言王師若來願資糧餉然僞境兵火之餘戶口凋
耗墾田數寡出穀不多比更金寇往來無不蚕食豈敢

保其尚有餘糧在昔運道水行則慮河流有斷涸不通
之處陸運則恐旁近無移用轉餉之人要須預計有無
之事臣聞春秋傳曰師能左右曰以號令不能使之聽
權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言左右之也唐以九節度之
師環賊而攻之一旦潰散雖以李光弼之威嚴子儀之
寬厚勢不能自制其軍由無統帥以一之不知所聽從
故也今諸大將之兵自立庭戶一有纖芥利害未免更
相讐疾其能出私己以徇國家之急殆未之見若欲並
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帥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衆
合數萬人隱然自成一軍遇遣諸將並進攻討總統之
號令旣一權力旣重諸將雖素貴疇敢不聽從維持輯

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用非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
勝者蓋亦異矣抑前代君臣之遇合相與有爲必先有
素定之論然後見之行事享其成功韓信之初見漢高
諸葛亮之初見先主王猛之初見符聖凡厥指陳皆有
定論後所施設不愆本謀今者措置之方必得陛下與
二三大臣謀謨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幾臨事不惑
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聖問又曰綏懷之略竊以畿
甸山東閩河之民怨金虜之多暴苦偽齊之煩苟臣前
已槩言之矣為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
彼念虜寇之威虐而被蒙朝廷之德惠是猶童孺脫性
命於盜賊之手虎狼之口復親依父母之慈愛忍復他

適哉要在擇羊祜陸抗之屬以為守帥擇卓茂魯恭之
屬以為令長俾之悉廣陛下之德惠輯而附之以招其
餘逃聞聽風聲扶携而至者勢必日衆矣比聞諸將俘
獲簽軍恩旨悉貸不殺自拔而歸者加以官資錫以金
帛給以土田重以宴犒雖女直渤海絕域異類所以優
假安全之恩意亦莫不備至况今淮南江東西荒閑之
田至多謂宜具述陛下所為愛養元元之誠心揭榜境
土或選舊東北人若初附簽軍之可信仗者使深入偽
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蠲其賦租
遂其生理必將接迹而至此亦諸葛亮使民雜耕渭濱
之意也昔人有言彼民與此民同是天意與民意同無

不成之功蓋民心悅則天意得以此德聲益廣西北舊
疆可傳檄而定尚奚血刃轉戰之勞哉恭惟陛下天縱
之能日躋之學萬事統紀灼見微眇而衆美不居隆恩
蓋載如臣固陋慙愚豈足以策大事殫蠡管之小識進
其誠款蓋直罄膏臆與親所見聞無復文飾本末具夷
偽之情終始言天人之助至於高為迂闊之談力持難
行之說臣皆不敢為也况藩儲歷年用兵人神共怒古
今所無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數推之行且滅亡無臣昨
在軍前聞金酋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甚思休息特
粘罕兀室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携貳
縱未能亟加天討亦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也爾後
姑復尚通使經理必種種亦易商量權輕重之間事易
以成臣蝼蟻之願者伏望陛下俯從人欲無失天時因
得而慮失得勝而彌懼思嘗膽之報遵馭朽之戒掃叛
逆之餘燼拯黎庶之橫流以雪宗社之大憤以為天下
之福此非特愚臣奕世愛君之心實海宇臣民憂國之
義輕瀆冕旒臣無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五

高麗書曰無在

此非特謂臣等與世變言之心誠實且臣等與國之

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

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

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

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臣等與國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六

炎興下帙七十六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
至丁丑盡其日

韓肖胄又奏曰臣竊謂逆臣劉豫藉醜虜之兵驅脅從之衆自以為功在漏刻逆天不祥叛國不義雖不犯干戈鬼神雷霆猶得誅之而况陛下神武親御戎輅以作王旅之氣獻馘受俘月餘三捷凶徒折北奉頭鼠竄可謂策貴廟勝功尚帷幄無復遺慮矣陛下深詔遵祖宗故事以四大議博詢舊弼之臣臣竊仰陛下明目達聰比德虞舜好謀能聽同符漢高臣雖固陋結約不足以

與大計然自以荷陛下深恩雖身在外日夜惟念國家利害至熟也其敢歛嘿以辜明問臣不識比日寇淮並江之虜其亦合從諸國如靖康元年再犯東都之師乎其亦悉起精銳如建炎三年春再犯維揚之師乎無乃虜情不及於用兵狗逆豫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也其合從諸國悉起精銳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舉則今者盛氣而來褫魄而去非其兵力衰惰則虜中必有大變豫雖欲恃虜久安虜且不足恃方其退遁之時當遣精兵分道追躡俟虜遠去度其已疲不能還救則亟進擒豫盡俘其雛孽黨類中原之人心洒然自歸矣臣以為計策若當出於賊虜初退陛下必已斷而行之豈

復俟於數千里之外若曰虜狗逆豫為國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則近日之事寔知也臣常策逆豫偽為國家求成於虜其謀有三方國家建議遣大臣豫欲藉虜制和以款我師其謀一也虜若不與國家接則爭忿幾息矣而受之安強非豫之利也故欲使二國通使而和成則豫偷安其間和不成則豫乃得奮其詐怵虜用兵名曰合交實欲激怒之也虜雖為豫怒其非真情故不及汲於用兵而其來者非全兵然不如所欲而去則必圖再來再舉必大發兵則戰守之計誠如明詔不可緩也臣嘗深思為今之計已爛熟不足為而甚有新意者曰屯田是也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

可指為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而分地而其軍士舊嘗為農者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銳可為田者使各受地凡為田者聚屯於所田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以其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種之麥禾至於芻藁薪蒸之用雞豚狗彘之養家宅荒地給之如此則士之不預選為田亦皆望耒耜而興起矣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其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皆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久長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占形勢之地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遂皆因田以成營屯

於衆屯之中擇其甚要害處又加以重兵為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糧食可稍取於屯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渡江而攻討屯田之士常為根本則備禦之計成昔人有言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其言誠有理然今與古異虜人用兵非有古人安節鈐制之理不擇可否視利輒進如間者泛海之師覆亡相繼計猶不悔則不止險要必爭之地為可守也凡沿江之地皆當守今若大江南岸營屯相望傳烽數號數千里不絕則敵人之情畏矣江北士民流離失職江南士民多忌且惡之若無所容者今若使得耕並江之田是

生死而骨肉也荷戴深恩之民力作之餘將出死斷生以備扞禦則綏懷之略夫此士醜醜美津岸有可斷絕處當預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淑有可泊舟處當素備舟師使不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因屯兵使為之積日有功事至可戰則戰守之道盡矣臣謂此策非止為保守禦之計至復中原區宇撫定四夷皆繇此為之是貴謀賤戰萬舉必全之道也雖然有一於此臣向者叨侍帷幄日聞天語退而攷諸行事陛下愛民之意至優厚也至誠懇也間者兵興有司或不得已為一切之政預買借稅之類期限頗急事少定矣當有以休息之

威權擢蒞堯獻言者

於謀國多為目前之務而不計利害之實萬一過聽而盡行之策不以請民力不勝其任者於陛下平日之聖意甚至使民未喻而怨咨者非細事也逆豫固非陛下敵也豫專為虐陛下專為德使安靜之化刑於四海寬厚之氣襲於殊俗則脅從之衆皆為慕君之心愈堅決矣臣謂攻戰備禦措置綏懷惟是為本陛下雖聖心得之願加察焉

朱勝非對國家承平日久兵備既弛夷虜投隙流毒天下伏自陛下臨御修講軍政賞罰必當紀律既明號令每下精彩皆變今內外勁兵無慮三十萬衆兵既衆矣患無可作之氣今則勇氣可作氣既作矣患無可乘之

機會今則機會可乘不於此時速謀進取使既作之氣復情當乘之機復失以數年嘗膽之勤為一日噬臍之悔可勝惜哉遂列四事以獻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虜勢上皆善之

呂頤浩十論劄子

一論用兵之策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臣歲久目睹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戎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已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靈之命而虜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跨四年矣歲歲舉兵侵犯川口去年

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與劉豫同惡相濟

其志豈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必傳箭

於虜中金人五月間令鄉民備八月點集秋冬間復舉

兵至淮甸在我枝梧賦歛終至財竭力困此不可不用

兵也况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

偽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諧大江之南亦

不可保縱能保守不過此一隅爾或曰如此遂廢講和

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

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

復示弱以給之而我急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此

用兵之利也

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戎主天
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
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
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女真既滅耶律
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
也遂陷中京勢愈猖獗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粘
罕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孛董蕭三太師高慶裔
張愿一作慕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幹离不蟾目國王余
覩婁宿孛董三太子四太子撻辣即君之徒是也謀無
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強矣
然粘罕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戰自焚之

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

必潰散有將亡之兆

臣於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虜賊
次年二月得歸朝廷在賊中時其

虜衆每夜嗟嘆皆云契丹交兵十年不得歸
今又向南去不知何時能得到家鄉去也又虜性嗜

殺將兵所向族其強壯老弱畧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
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幹离不余覩蟾

目國王婁宿孛董皆已死所存者材氣皆在數人下其

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滿于室志驕意滿亦將亡之兆

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

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

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

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

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俊楊
沂中岳飛王夔下兵數約二十

萬人除輜重火頭外陛下聖性精於器械制作工巧數

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

略備矣夷狄之兵自來以全裘衣甲御敵中國甲士自來止於前後掩心副膊有皮笠子而無兜鍪故

怯戰臣嘗觀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堞排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日並不堪用祈溝之敗恐由此也

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

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虜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

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韓世忠首挫賊

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

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

取天下今又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

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宜緩哉

三論舉兵之時臣在河北使陝西緣邊備見虜人風俗

每於逐年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

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處其地虛曠宜馬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

令取馬出澱飼以粟豆準備戰鬪又虜人所長者

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

夷虜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

此惟唐牧之嘗獻言於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

秋冬當虜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

多勝以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

呼鳴世稱杜牧之論具劄子奏陳次

日進呈之際蒙聖諭以夏月舉兵乃宣王六月北伐之

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
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虜酋引兵過淮信義俱弃
可知也然則和議豈可信憑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
今年秋末復為邊患哉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
不可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勅大將速為之備
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
餉之方招懷之畧臣一一條陳於後伏望睿旨深思熟
計廣詢博訪施行

四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東北人自中原陷賊以來傳
聞京西路殘破為甚京畿次之惟京東東路河北東路
不曾經兵火百姓安堵如舊然苦於劉豫苛虐思望本

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
民僊望之心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
未能盡其有地亦可以收民心慰眾望也臣已條具今
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即令所有戰兵數內差撥
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

其運糧開

具在後篇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為應援又別

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人由明州趨今年四月便風

泛海前去攻沂密州至青濰州

密州至濰州陸路一百六十里又一百二十里

到青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

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張聲援此兵不可以深入
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

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勅大將所至不得殺人劫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什一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服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我出彼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為我者蓋謂是也

五論運糧供軍事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付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趨沂密州兵二萬人每日一人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碩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碩臣乞於明州支

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船帶附前去密州板橋頭鎮

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密州界鄉民不廢耕種米糧易得一項自駐

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

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臣曾任密河撥發自承楚州運糧至濠州城門

卸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已北汴水

不通諸軍合齋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委江浙漕臣揀

選精米五萬碩前期運至泗州準備諸軍附帶入界兼

備應副為聲援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

矣仍乞申勅大將凡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

師吊伐除糧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

奪財物虜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一十一
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準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
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議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
堂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
不行

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事臣於建炎四年
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
心艤舟邀截住虜酋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
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虜酋及具奏聞以萬
乘之尊仗雷霆之威車駕所至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群
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臣罷左僕射告詞云
下吳門之詔有失於
先時請浙右之
行力違於衆議去歲秋末虜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

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軍將罔敢退縮斬獲
既衆虜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
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強德光舉兵
破汴京之際大遼強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
即位慨然有攘戎狄之心親統諸軍巡行塞上其出師
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
不血刃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
乃河間府益津關乃霸州歐陽修撰五代史云世
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強弱較彼我非明於決戰
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之
時暫移蹕權駐鎮江府訓勅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
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

躬臨行陣况陛下天資神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
七論經理淮甸事臣契勘淮南京西路平原廣野皆天
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因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
土彌望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
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
撫存彫瘵招集流亡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等
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
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
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
事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
仍訓勅令講求羊祐治襄陽之政事踵行之其通泰州

產鹽地分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
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權貨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
約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入七八百萬貫下戶部
勘會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通泰楚州產鹽浩瀚倍於
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或曰虜酋或犯
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差武臣
樊序等守承楚泗州金人至相望風遁去大率東南州
郡無城壁守禦之具若小小寇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
大敵至不問文武臣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
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緩懷之畧自近者始此其要也
八論機會不可失事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虜人相

持前後五十年每出接戰勝負各相半惟是金人猖獗
以來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豈金人一舉而
敵焉我之兵不精爾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
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而又再舉而犯揚州又再舉而
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修軍
政備器械又虜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
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何復能強梁橫行如往年哉以
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
大捷於仙人關去歲九月賊犯淮甸我師累捷虜寇頓
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
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慢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虜

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期矣或曰得汴京
而未能守何益此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入關約法三
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以其地析為三秦徙
高祖于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天下况
此舉必可以擒劉麟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
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
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
家以富有四海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
貫是時臣太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戶部經費每
府必卿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來竊料戶部經費必旬有
增添之數臣嘗考每月支用十分夫養兵二十萬不能

北向爭天下則東南之民力何可枝梧豈不寒心哉况
中原之人強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
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
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

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
夷狄之長技三未嘗不嘆服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
虜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
為用舟楫者非虜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也弃而
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
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
故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

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
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
國家與虜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我助中興之
大業朝廷其舍諸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東京河北及
虜中公海地分通知海上可往去處是宜大構海船之
利以擾偽齊京東諸郡濰密登萊青州皆海道地分自來客旅載南貨至密州板橋鎮
卸河北諸郡濱滄州及海道地分及虜中諸郡契丹平地自來商旅販鹽行徑
及虜中諸郡契丹平地
分唐太宗伐高麗自營州登船昨趙良嗣與馬今當聚
政使女真經由此道至女真國蘇州界出陸

集福建等路公海於明州岸人先補船主稍工一官非承

信即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京東海北界

如浙東海岸邊有居民市井既賣一月仍差選曾在京

東界金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温者
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上聚衆屢與豫賊相
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
州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
州界遞舖兵士後來為官兵嘗屠戮番人留在青州者
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見管人兵之
數遙計崔邦弼下有兵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范温初
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軍或汰諸州軍充廂軍若
盡行剗刷歸范温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於諸
軍補足二萬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遇偽齊海船可用者
即用之其不可用者焚之趁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虜
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
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

十論併謀獨斷事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
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必晉武帝欲伐吳群臣以為未
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
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故一舉而擒吳元濟韓愈
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
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虜人退兵之際以善後
之計下詢於前宰臣料六人者或以為當用兵或欲且
保江南欲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為上策莫如自
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之所見

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已然之勢孰利孰害緩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久出入將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賊兵紹興三年春臣與朱勝非孟庾等已計北征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堯高公繪自粘罕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虜性反覆金賊尤狡譎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陛下屈已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為之備秋冬間若不舉兵南來必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暫時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詳禁從博訪

卿士謀及庶人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安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幸甚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膠擾曾無一定之論伏觀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去所遣使命若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浩龔璿張邵輩前後所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王倫相繼入國竊料虜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思洞察所請十事畧無顯効斟量和議可成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

成則臣衰愚言或可以備收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成則, 臣衰, 愚言, 或可以, 備收錄, 三朝, 北盟, 會編, 卷第, 一百, 七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七

炎興下帙七十七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四月

詔遣使詣建康府佛寺為太上皇帝祈福

劉錡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張浚屢薦錡兼文武兩器真大將才至是行在平江府會侍衛馬軍司解潛與公邊制置副使王彥兩軍喧爭于行宮門前遂兩罷之併其兵付錡仍除錡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二十五日丁亥何薜奉使金國回得道君皇帝寧德皇后

訃音

何蘄奉使金國回得訃音降詔曰何蘄奉使回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僊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造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

張浚行狀曰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使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蘄等行至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蘄歸報徽宗與寧德皇后相繼上仙上慟哭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離深耻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與

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進親書付外施行

二月八日庚子以太上皇帝訃音詔諭中外

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難而上帝降罰禍延於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卹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恤朕憂故茲詔諭所宜深悉

張浚具奏待罪

陛下時遇艱難身當險阻圖為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

在諸臣先每因從容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淚數不已臣
感慨自期願殲讎虜十年之間親養闕然莫之私顧其
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志拯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
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
之痛積罔極之悲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
之行陛下丁寧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刷此至耻惟
臣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賊無憚况以沙漠之墟食飲
憂慮兩宮處此違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尚叨近
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罷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
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上降詔起公視事

賜朱弁本家官田五頃

先是建炎元年王倫奉使金國軍前修武郎朱弁為副
至是倫劄子云倫於建炎元年與修武郎朱弁同被差
奉使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弁今在虜拘縻已十年其妻
男流落江左並無生事累重俸薄委是狼狽欲望朝廷
特賜矜恤奉聖旨令湖州標撥官田五頃賜朱弁本家
王倫除徽猷閣待制充奉使金國迎奉梓宮使高公繪轉
武經大夫遙郡刺史充副使

初建炎元年王倫以修職郎上書乞入國迎請二帝乃
加朝奉郎為大金通問使金人方入寇留倫不遣紹興
初秦檜為宰相通問金國求好二年遣倫回議和至是
何薛還道君皇帝寧德皇后訃音至是時倫為右朝奉

三朝正史卷一百七十七
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乃加徽猷閣待制
為迎奉梓宮使以高公繪副之王庶方知荆南間訃音
深慮金人藉此萌姦乃為之議其畧曰先帝志慕道真
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弓劍起靈廟葬之名山盡舉送
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宮還與否不足為國重輕彼雖
欲萌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僮或請之未獲則以大兵躡
之問罪致討不為無名因神民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
之耻臣知梓宮可不請而得為策之上者庶欲聞奏將
發得報知遣使已定故不獲上

楚真揚太平州鎮江府火

劉豫發姦細來淮甸及淮江諸州放火楚真揚太平州

鎮江府皆火劉光世軍于太平州軍須帑藏一夕而盡

二十四日丙辰詔親征

詔曰朕以菲德獲承大統惟靖康之初變亂既極兩宮
遠狩廟社無依以眇然一身不既已而任天下之責若
身忍耻夙夜慄慄冀以格皇天之心迎還鑾輿克致大
養不圖降割乃以正月丁亥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諱問
奄至禍變非常振古無有號慟殞絕呼天不聞詩不云
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號天罔極孝子不獲
養其親人情之至痛也朕有甚焉抱恨終身曷其窮已
朕君臨天下不能遠德致兵興一紀毒流四方億萬生
靈委骨草莽者非其父母則其妻子兄弟人之愛其親

一也使至於此咎由朕躬思與萬邦同致此憤已降詔書往臨江許矧銜鉅痛何敢康寧將以良日遂登戎輅咨爾中外相臣將臣卿士大夫下及三軍以至黎庶共懷忠義期濟多艱戮力一心以承朕意是日發平江府呂頤浩來朝

先是以知臨安府召呂頤浩時行在平江府張浚請幸建康頤浩先赴行在欲諫止建康之行浚沮之不得見頤浩乃隨上至建康

岳飛加太尉

三月車駕幸建康府

呂頤浩加少保為行宮留守

上幸建康呂頤浩見上請退駐臨安府臣寮言其罪上皆不從乃加頤浩少保為行宮留守而召孟庾回

二十一日癸未詔撫恤將士

詔曰朕思親屬萬里用兵十年士卒久勞衣不解甲邊城晝閉馬不輟鞍冒墮指之祈寒觸流金之毒暑違離親屬暴露風埃諒寢食之非宜嗟室家之靡託所賴將帥撫恤憫其勤勞使之忘生誓不旋踵尚慮偏裨之未諭不能悉體於朕懷或徂故常罔知存衆廬舍風雨之不恤糗糧藥物之不將無均食同服之仁廢挾纊投醪之義朕惟待士卒如子弟則人將尊我如父兄待士卒如腹心則人將捍我如頭目有施必報其理甚昭夫師克在和恩貴素蓄將用軍師之命當明勞苦之情朕雖

三朝正金 卷一百七十七 五
宅憂敢忘爾衆宜思輯睦以副朕心

二十三日乙酉王彥復洪州觀察使除知邵州以其兵馬
隸馬軍司劉錡

王彥為前護副軍扈駐蹕平江也坐小校與馬軍司偏
裨喧爭降授雄州防禦使至是以疾乞終喪制乃復授
洪州觀察使除知邵州制有曰出入累年問望愈顯而
再三自言力求避事朕嘉其冲尚之志念其懇款之誠
復廉察之崇資分符竹之重寄陞辭日上撫勞再三曰
以卿兼能牧民付之便郡須疾安即召既行又遣中使
賜萬釘寶帶命以所部兵馬隸侍衛馬軍司劉錡彥聞
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

楊沂中回軍行在

劉光世加少師依前三鎮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封榮國公
劉光世得風痺病累上章乞罷乃召赴行在所將慰勞
而復遣之既至則所請彌確以金穀百萬獻于朝廷乞
以所隸軍馬宜盡充衛兵以重王室上偉其奏而許之
遂特授少師依前三鎮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封榮國
公

兵部侍郎呂祉節制行營左護軍王德為行營左護軍都
統制

初呂祉知建康府常有平戎之志宰相張浚大喜之召
權兵部侍郎遷給事中又以刑部侍郎為都督府叅議

官除兵部尚書浚以劉光世每持不戰而罷其兵謂社
知兵命往節制淮西軍馬以王德為都統制社辟陳克
為參謀

遺史曰陳克字子高有詩名欣然應其辟葉夢得與克
厚勸止之不從夢得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
善文章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
危矣哉亦不聽夢得贈以詩曰解談孫破虜那厭羽征
西戒克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後酈瓊之變幾於不免

四月張浚往淮西視師

先是張浚欲征劉豫會四大將于龜山問之曰欲大舉
以取劉豫克復中原如何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
張浚曰都督欲戰則戰欲守則守唯岳飛獨以為不可
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翫寇議
不協而罷至是浚往視師以淮西之軍新易大帥也

上張相公書

闕姓氏

某東吳鄙人行年二十有二未嘗輒至貴人之門取辱
閣吏惟閣下自巡按以來延見賓客冀有賢者共濟乃
事然而草萊之間欲願見閣下者亦多矣某學短才陋
識不甚明閣下膺天子之寄示四海指掌日為中興之
計亦甚切矣固不敢飾空文上惑閣下之聽某嘗與畝
畝中人論天下事無不嘆息在今日亦不能盡言於閣
下也某竊觀比者金人入寇輒屯兩淮意欲東葦渡江

事如前日豈謂主上親御鞍馬諸軍士爭奮賊不得前
一旦遁去此皆自祖宗之靈天下之幸某嘗論之曰賊
在承楚無糧可因惟願賴清河之運舳舻相銜適水寨
之人出沒淮口賊勢既不得前而又不敵遽遁我當一
軍自廬壽一軍自滁和一軍自通泰然後遣海舶入淮
以張其聲勢間使游艇劫之或斷橋或焚廩使賊進有
天長高郵之敗而糧不相繼退有廬壽滁和之疑而又
有長淮平渡之患間使水寨探其巢穴賊勢晝夜不得
休息蓋不戰而自屈也某自顧人微言輕不得以進其
說今閣下復領都督巡按于茲觀閣下之意非有事於
中原者乎嗚呼中原之不易取亦猶大江之不易保也

何以言之某嘗論自金人入寇十有餘年所向無不下
者去歲之來以其大軍深入無糧可因而又運漕不繼
適當承楚之險皆非金人所長在我雖曰再勝在彼豈
不曰非天時地利而糧不繼也孫子曰勝久則鈍兵拙
銳以我十年退保之師雖曰再勝閣下能保其無長驅
乎某又觀大江之險往往自戰國以來能保者惟孫權
一人而已蓋曹公赤壁之敗實因連舟不解假以風便
偶成其功及在濡須孫權堅守東關使曹公不得窺伺
大江而卒亦遁去南唐弃淮甸而亡今閣下不營淮南
而大江可以自保乎某又嘗論自金人用事以來四海
無不塗炭為惡甚矣中國之與契丹帑藏之積

幾數百年至於子女玉帛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一旦併
兩國所有盡歸金人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天下豪傑
之士寧不動心乎又况金人北有黑水韃靼契丹西有
西夏吐蕃回鶻東有高麗南有大宋邊面既廣怨憤日
深一旦諸國並進則南北之勢不救金人無唯類矣今
閣下若欲興復中原非遣間使結西夏尋契丹申諸國
之命內外交攻使金人首尾不顧則中原不易取也閣
下豈不念金人初破契丹非本朝有燕山之後何以至
此昔申生哭秦庭七日不絕卒能楚閣下儻或留意其
雖愚不惜為閣下一行也閣下若欲且守大江非以
軍淮西一軍廬壽一軍蘄黃一軍安復一軍荆襄各為

營田如犬牙之制使賊不得窺伺大江則大江不可保
也昔諸葛亮有渭南之屯司馬氏不得西問今閣下若
能駐軍淮甸上連荆襄且耕且戰示以堅守如諸葛之
在渭南使某起西北之師若申生之在秦也今日之事
譬如太山頽而大厦毀非一土一木之所能也苟非左
右牽制使閣下攬轡於其間則某未見其策也某暗於
時事草萊之間亦不乏人閣下若能舉一賢者寘之幕
府無備負之嘆某不孝在衰經中不敢進見閣下若以
當今利病事非一端豈筆舌所能既耶幸察焉

其閣上曰然則用趙鼎公本以檜靖康時建議立趙氏
不畏死有力量可以共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
遂推引同朝始覺其顧望包藏上問故及之
岳飛居江州乞持餘服
岳飛與張浚議事不合既回鎮即上言將相議事不協
乞罷兵守餘服不候報即往江州入廬山廬墓上遣使
宣諭之猶不起

劉豫陷隨州

六月呂祉自淮西來

張宗元為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以監岳飛軍

呂祉還淮西

王德來朝

呂祉舉止驕傲不諳軍旅統制官有兩使有正使者橫
搗唱喏祉領應之有伺候終日稱歇息喫食調弄聲樂
之類不得相見者其下多憤怒統制鄺瓊王世忠狀王
德之罪于朝德密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德具言諸將
驕暴恐別生變上愕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

七月張浚為淮西宣撫使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

呂祉無取將治軍之才諸將皆恣橫祉密聞于朝朝廷
議遣張浚楊沂中往分其兵乃以浚為淮西宣撫使沂
中為淮西制置使

八月戊辰鄺瓊王世忠靳賽趙四臣王師晟叛殺喬仲福

等執呂祉等附于劉豫

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先遣吳錫以兵往淮西察其軍中動靜酈瓊王世忠等覺之各有異志統制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為之用衆皆不應猶相視以目先是王師晟常出戍在壽春府携路岐弟子文奴以去訢與呂祉是時將士方不安祉之政師晟還廬州乃與瓊世忠及張全等謀為叛亂瓊遣人邀截祉所發遞角盡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怨怒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戊辰諸統制晨謁祉方喫茶瓊袖中出逆中文字呼統制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具許多事申朝廷祉見之大驚欲退走

不及為瓊所執有瓊之承局者以刀欲斫瓊大呼曰怎敢如此忽見有執鐵骨朶者瓊取以擊承局承局死于堦下瓊之提轄已殺張景于廳事又殺喬仲福邢友劉永并執前安撫趙康直安撫趙不羣及劉光輔率全軍長駟以行軍士縱掠城市而後去途中瓊等好謂祉曰王德入朝妄奏瓊等有叛志瓊等懼朝廷見疑所以為此願尚書及安撫奏知明瓊等無叛心則瓊等駐軍淮上以待朝廷之命祉然之奏書已行瓊復行至霍丘殺祉并殺康直而縱不羣歸蓋不羣方代康直為淮西安撫知廬州未旬日無怨憾於軍中也上聞之慟哭悔恨者不已劉錡及吳錫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錡還濠州

瓊等遂附于劉豫詔鄺瓊諸軍潛遁不反者加官而復其軍額初張浚欲改易淮西兵政參政張守以為不可力勸止之不從守曰若必欲改易須得有紀律問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方可浚曰正為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是時社衣服儂侈語言輕易嘗自謂若專摠一軍過明堂大禮當白拏劉豫父子來然後盡復舊疆守知浚必欲用社而浚往淮西視師守慮其輕改軍政乃以書戒浚持重不當容易浚荅書言必改易之意甚堅及用社果致敗事

二十三日癸未詔求直言

八月楊沂中軍廬州

五日乙未劉豫遣使乞兵于金國

是時偽齊國中風傳朝廷將欲北伐者偽皇子劉麟奏云近者聞人屢言張浚總管領烏合之衆或逼宿亳或窺陳蔡或出襄漢增修器甲趣辦軍糧此其志不小先起者制人後起者制於人欲乞從本國選差官聞于上國請發突騎諸路先入伐其姦謀豫從之處命李鄴姪婿偽迪功郎監南草場游河偽宣義郎皇子大總管府准備差委楊堯弼乞兵于金國堯弼以病辭遂命偽宣教郎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代堯弼行

張浚至廬州

張浚以淮西宣撫至廬州欲追鄺瓊聞既渡淮矣遂復還泗州

朱勝非知宣州

朱勝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有都督府所增耗米勝非奏罷而宰相難之勝非即揭榜先次放免以請于上上大悅而宰臣憾焉

岳飛赴行在

初岳飛解兵往江州廬山持餘服也累召敦促不肯起朝廷劄下宣撫司參議官李若虛統制王貴同去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若虛等並行軍法若虛等既至廬山東林寺見飛道朝廷之意敦請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是欲反邪此非美事若堅執不從朝廷豈不疑宣撫且宣撫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撫謂

可與朝廷相抗乎宣撫若堅欲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宣撫宣撫亦豈不媿若虛等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候報即棄軍而廬墓飛辭窮曰却如何作出場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樞密使見飛舉止已有忿忿之意矣金人斬高慶裔於會寧市

節要曰高慶裔粘罕用事者吳乞買之長子宋國王宗盤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以高慶裔有賊下大理寺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高慶裔之罪虜主不允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謂粘罕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於今日某今死爾我公其善保之以此知慶裔嘗教粘

罕之反也明矣

粘罕以病殂節要曰粘罕以慶裔之故絕食縱飲恚悶而死雖非挺刃所及近乎非正命也

粘罕獄中上書臣聞功大則謗興德高則毀來此言是也自振古之論以周公之聖人也當成王即政之初以言其業則未盛也以言其時則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則幼君也周公是時建功立事制禮作樂盡忠竭勤勞王家公之功德編於詩書流傳於天下自古及今於世之無愧焉尚有四國之流言誅弟之過也况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所慮輒敢辯於陛下念臣老矣臣於

天會之初從二先帝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衆糧無十日之儲長驅深入旄旗指處莫不請命降遼宋二主及血屬並歸囚虜遼宋郡邑歸我版圖方今東瀕大海西徹胸溪南連交廣北底室圍罔不臣妾然以大金創基洪業繼治盛朝先帝所委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冲以臨大寶南面天下此成王之世也臣之忠勤過於周公之下關文賴成王之聖慮也今臣雖吐其言在陛下察臣情再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出師之任臣授命欲竭駑鈍之力盡淺出之謀以狂孽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潛伏沙黨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其勝負未定猶可為戰奈杜充糧草已斷人馬凍死御

林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蘇後又糧斷所以王師
失利又副將外家得心生反逆背負朝廷外家得之反
背有其由也知父兄妻子並在御林牙軍中兩軍發釁
其外家得將軍下數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此大
敗之罪也非臣戒慢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
之功陛下有繼統之業可貸臣螻蟻之命嗚呼功成名
遂身退天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
陛下之宗廟躊躇猶豫以至於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
長樂之禍願陛下釋臣縲紲之難願成五湖之游誓竭
犬馬之報

下粘罕詔門下先王制賞罰賞所以褒有功罰所以誅
有罪非溢怒也朕惟國相粘罕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
先帝上仙朕繼承丕祚眷惟元老俾董征誅不謂持吾
重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匪敢私徇奏對悖
慢理當弃殛以彰厥過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
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此布告中外咸使聞
知

松漢記聞曰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
家奴本曰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
粘罕為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字
極烈都元帥字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
吉甫好讀書甚賢

張匯金虜節要曰粘罕死後有烏陵思謀者本北遼合
蘇款女真居遼地俗呼熟女真如陝西熟戶蕃之類也
女真烏陵之姓者最為微賤小名撒拇本無名字女真
初起時思謀方負柴為粘罕虜之罕嘉其為人遂以其
弟石蜜馬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乃北虜貴家思謀
奸狡多慮善於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惠機術至深可
取粘罕用之為腹心宣和間往來隨奉使作計議使議
燕地稅賦及舉兵南侵等事皆預其謀為用事之人後
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鼎蘇閣立名曰思謀字仲
遠粘罕以思謀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太
原府少尹至是粘罕死思謀赴喪自粘罕死穹廬內亂

太行嘯聚蜂起思謀每夜展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
而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阻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
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為官人思謀

主曹之輩也思謀妻曹氏乃彬之裔也曹氏常語於臣胡得知之改官制授寧遠大將

軍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太行義士破懷州萬善鎮
思謀率兵民保城集父老諭之曰爾等各撫諭子弟無
得扇搖南朝軍來吾開門納王師其奸詐如此兀术凡
軍國大事皆咨問之

征蒙記曰粘罕偽謚為威烈皇帝
趙鼎為醴泉觀使兼侍讀召赴行在

劉道主管步軍司公事

楊沂中之請張浚不得已而從之

鄴瓊等到偽齊

先是順昌府報到京師云江南劉相公副都統制鄴瓊等將帶到劉相公全軍人馬共淮西百姓十餘萬歸附已拘留器甲訖豫大喜命重粉飾門牆一新從衛增重儀仗以待其來遣偽戶部侍郎馮長寧偽選鋒統制李師雄為接納使副是日瓊到京師豫御文德殿引見偽命瓊請難軍節度使知拱州劉光世為北京大名府路副總管趙買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偽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兵馬鈐轄或遙授準備差使緝捕盜賊今瓊等具王師必欲北征備說江南諸軍

虛實遣長寧再乞兵于金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九

炎興下帙七十九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三日
壬申盡十月九日戊戌

九月十三日壬申尚書右僕射張浚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

臣寮上言臣竊謂兵者國之命也兵彊則國彊兵弱則國弱兵存則國存兵亡則國亡雖行道之人皆喻此理非必有高世之見而後能知也近者淮西之叛兵亡入偽境者數萬人論其為害固有不可勝言者然自聞變以來士大夫猶為自欺之語謂歸者既衆亡者不多此本皆無用之兵因得省廩食之費尚欲掩覆過失蔽惑

聖明而失謀誤國之罪卒未有任之者衆論沸騰臣安敢塞默謹按尚書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謀之不善者力與之共謀衆所不與者力使之統衆率易妄作動輒乖謬故鄴瓊以下懷不平之心渡淮而去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百姓之膏血而用之於軍中者曾何補哉夫陛下所持以立國者兵與民也所倚以治兵恤民者宰

相也而浚用意狂惑處事顛錯至使民怨於內兵叛于外則失謀誤國之罪亦將何所逃哉故近日以來人無貴賤賢不肖合辭而言以謂陛下方修明綱紀以立基本若不逐浚則綱紀何由張陛下方倚任輔相以責事功若不逐浚則輔相何所憚今敵人有弱我之意若不逐浚則誘掖之謀終日至今將士有不安之心若不逐浚則搖動之情將日生號令必出於朝廷非逐浚則緩急何以使人背叛本生於怨憾非逐浚則他日皆為死敵百姓怨嘆非逐浚則無以慰其心衆情憂懼非逐浚則無以安其意合是數者而論之則浚之不可不逐也審矣如謂浚有區區之心尚欲觀其後效則臣以謂浚

之才術止於如是而已矣譬猶疾之用醫苟如色脉之不辨砭劑之不良則必速易之矣若憚於易醫而甘心危殆則恐非智者之事也臣欲陛下俯察群情持出虜斷正浚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天下幸甚取進止又臣寮上言臣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睿旨付外施行近日以來公論日喧臣謹據所聞為陛下言之浚昨以樞臣往撫川陝假借便宜擅作威福違諸將之言而大敗於寇敵濫趙哲之誅而盡散其師旅徒竭四川之財輕失五路之地用劉子羽之謀而罷王庶則興元之士馬金幣盡為賊有信王庶之譖而殺曲端則關中將士人民無復歸意論浚前日之罪

固當遠投荒裔陛下起之謫籍授以魁柄待之以至誠遇之以至禮任之專獨過於群臣用之久復幾於三歲而浚不思往愆一蹈前轍狂妄狠愎動無不謬如兵之有帥不可一日而闕也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者幾四月始則別為六軍使專聽節制於呂祉比至命師而將士已懷疑慮此浚之罪一也置戍守之城當度其所宜宜據要害而今泗州之城乃在淮之北宜小而堅而今盱眙之城圓二十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此浚之罪二也今日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為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面使江淮之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此浚之罪三也諸軍家屬已安於江

上而浚力違衆議盡遣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水百姓
倍費於輸將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
意王事此浚之罪四也淮西今為戰地當使百姓擇險
而居官府量事而置公私儲積皆不必有而浚以盡遣
大兵之故復置權貨務於真州再給牛種於濠壽江南
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它日敵人有可因之糧居民懷
誤陷之憂此浚之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
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
不適其用此浚之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浚
之狂妄人已竊咲而去歲猊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將又
如竒功給曆本為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黃榜許以

附出給既而悔之人皆怨望近因調發復欲予之使陛
下爵祿不信重於人此浚之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
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浚不審其願盡
刺為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此
浚之罪八也兵以間探為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求美報
有言敵勢衰弱中原政望則喜見顏色賞賜優腆不然
止令責狀給以軍令故誕慢苟得之人日獲探事之賞
而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偽今皆不得而知
此浚之罪九也功同賞異為政之大患而浚於將士妄
有厚薄不能精較其勞績明示以高下使將士或有怨
辭此浚之罪十也今之所急者莫恤於民而浚自前歲

以來大為培克之政始於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歛及僧道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殆如仇讎剥膚椎髓略無恤心此浚之罪十一也今之所戒者莫急於妄用而浚以培歛所得盡入督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戶部遣兵戍多而津發之費不貲移屯戍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鄴瓊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歛數千萬緡幾盡費於浚之妄用此浚之罪十二也害民之政衆所共疾而浚於培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明知其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半如無錫縣令劉寬剥民最甚遂得除倅永州為國歛怨

不恤後患此浚之罪十三也理財以義非士人不能而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駟僧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熙之徒如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皆駟僧之桀黠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掩朝廷之勢以爭利于市井傷公害私虧損國體此浚之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舍宇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倉卒責辦公私倍費使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疾病死亡人懷嗟怨此浚之罪十五也建康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起府第獨盡壯麗虧奉上之節無率下之風此浚之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宗文時中為湖州太守以舅計有功為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澆知鎮江府任用親戚

無以督責吏治此浚之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
尤宜盡公而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
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為浚所知之者皆
絕望於祿仕此浚之罪十八也扶危救亂當資衆智而
浚為性忌嫉果於自用臣寮有所論列陛下以為可行
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之命凡人之所言盡不為是
專權自恣無所忌憚此浚之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
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而狡性與已合愚而
佞能順已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縱或時召侍從即官諏
訪利害而其言可用者實未嘗行此浚之罪二十也凡
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不達軍情不恤民

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
今內而民怨外而兵叛誤國之罪已彰著而浚尤強顏
廟堂之上進擬差除講問術數以淮西之變為細事以
呂祉之死為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
無耻矣臣欲望聖慈早降處分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
刑以為人臣誤國之戒取進止

又臣寮上言右僕射張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士論洶
洶人心惶惶臣竊憂之今諸帥統兵有數十衆而淮西
一軍忽爾叛之失謀之人安可不治哉臣竊惟陛下力
圖恢復凡卿士大夫有一策之善未嘗不收拾斟酌而
用之雖芻蕘之賤未之或弃今浚之謀邊唯在自用罔

恤人言雖聖慮所圖謀者弗而不然其強狠自專如此
儻謀之善猶有可恕矧謀之不臧咎將誰執往年富平
之敗論者跡其事謂有不軌跋扈之漸今者放臧錄用
一洗其謗用之幾時人望其掃除虜偽士期於息馬休
兵復爾寡謀失策致一軍之叛背夫為人臣強愎雖人
主之言弗而不從以致叛軍失謀尚且偃蹇政府不自
知非人主馭罪之柄公論謂何陛下雖隱忍含容全其
體貌豈有大臣失謀至此公論為非縉紳竊議而咲之
尚在宰司將何面目以表帥百寮乎浚天性之強屢對
不改後來復用理宜刷耻以報知遇今乃敗事失機其
於前時所謂一成而萬有餘喪也望其再立事功不亦

難乎且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若戰再負猶有可言豈有
數萬之師失於謀慮一旦叛之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
勸來者臣愚伏乞聖慈速賜施行伏候勅旨

又臣寮上言臣竊聞臣寮上章論列尚書右僕射張浚
不可任宰揆未蒙罷黜公論沸騰言不可已伏見張浚
狠愎自用輕脫寡謀事不師於古義言惟悅於己從自
持中外之柄多失將士之心頃以樞臣宣撫川陝事權
之重古今所無浚不思兢慎妄作威福凡是宿將謀策
擯棄不用專聽狂妄趨合之言是致百萬之師委於鋒
鏑之下全陝傾覆健將奔走論其罪戾所合誅夷聖恩
寬大曲示容貸逮至言章既上姑從薄貶未幾召還授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七十九
以相印所幾深悟前非以圖來効而浚尚循故轍輕肆
自若撫馭無術措置乖方是以近者復致酈瓊等之叛
凡數萬之衆踰淮而北指蹤如此不其疎哉計浚前日
之功曾掩過之不足計浚平時之失實敗事之居多伏
望聖慈特賜睿斷收還柄置之閑慢以釋將士之憤以
安華夏之情伏候勅旨奉聖旨張浚罷尚書右僕射除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春秋之義責重於股肱賞罰之心必先於貴近朕
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
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于外廷具官張浚
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扞疆陲謀

專帷幄乃疇宿望俾踐台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
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壩悉休禦侮之師更戍乘
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
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罰然
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
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柁邑遣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
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修勉圖來効

又臣寮上言伏見今月十三日麻制張浚除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罪大責輕公論未厭
昔漢王恢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而伏於便地匈奴覺
之而去武帝乃以不擊輜重下恢廷尉且曰若不誅恢

無以謝天下之意蓋謂建造兵謀本出於武帝既却廷臣之議而獨從恢言則其無功之罰不可不重也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後言誕計欺惑聖聰陳說利害幾於劫持凡所為者必使陛下從而後已考其事則非有馬邑之謀論其專則豈得王恢之比既敗事至此而猶以祕殿隆名退安真館如此則後之誤陛下信任者復何所憚哉臣伏望睿斷將浚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取進止

又臣寮上言臣伏見前宰相張浚以寡謀自用誤國大計陛下特屈邦憲授以祠館為浚者所宜杜門念咎深自訟責而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游觀殊無恐懼循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往居茗雲間其意氣之適蓋與功成請祠而去者莫異若不加譴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伏望聖慈將浚更賜貶降仍以前後臣寮章疏盡付外施行取進止

十五日甲戌張浚落職依舊宮祠

又臣寮上言竊覩十三日麻制張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大廷敷告明示黜陟所以砥礪百工而為勸戒黜幽之典未厭公論臣安得無言哉竊以大

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誤國之誅豈踰於流竄今浚擢任累年選登宰司再加錄用委寄非才富平之師前殲於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七十九
覆亡東南之財又憚於誅剝一事無成四方何賴怨流
黎庶謗滿搢紳為相失職進退無觀陛下尚寵以祕殿
逸之宮祠雖全其體貌示以始終其如天下何至是失
謀敗事前後臣寮論列備於章疏臣不敢陳臣愚欲望
聖慈詳酌褫其職名投之遠方以昭示天下為誤國之
戒伏候勅旨九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可落職
依舊宮祠右劄付刑部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召王庶赴行在

召王庶赴行在出自上意是時浚已去趙鼎未來庶自
荆南赴行在

楊沂中還行在

二十一日庚辰詔大將監司守令恤民訓兵

詔曰朕惟立國之務惟兵與民宵旰以圖十年于此賴
帝垂祐無甚荒歲得資元元之力以給諸軍比年以來
兵籍寢廣而教士日精矣庶幾國勢遂振以俟皇天悔
禍之期而朕不敏不明誤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乖
戾委付非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
衆一旦陷于叛亡之罪凡取於民力以事此軍者皆委
於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而深愧吾民也中
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
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於民將帥之
臣撫綏其衆毋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七十九
助朕遠圖苟違朕言則有常罰

詔劉光世高世則赴行在

呼延通王勝王權襲金人于淮陽軍敗之

十月十九日戊戌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

南京永州居住

臣寮上言近者論奏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張浚罪狀顯著罰不稱罪伏望聖慈特賜褫職然天下
聞之以謂浚之罪惡上通於天而罰止於褫職衆論未
愜臣豈得默默哉竊以國君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
於市與衆弃之况大臣進退而議其賞罰非克當其罰
則天下之人何以悅而服從乎今浚竭天下之財粟東

南為之困覆富平之師西北為之擾計為相之前後東
西南北之民曾不得奠枕而居自昔誤國可有此等罪
止於褫職人心謂何且陛下宵衣旰食所望於恢復倚
浚惟多今一事無成復有後悔計人心之怨望不止此
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別議其罪以厭天下之心以為
誤國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寮上言伏見前宰相張浚玩弄柄權致誤國事上
貽當宁之深憂陛下曲存體貌之恩畀以祠館謂宜夙
夜惴惕思省厥愆乃上章乞送使臣及親兵百人外更
為帶行川軍七十五人又欲到所居州軍存留親兵五
十人以備緩急其言曰臣出入總兵將共十年其所施

為不無仇怨嗟夫浚自知失士之心如此何為久居相位而不解去也人臣憂國當如其家使浚之謀其家豈復輕肆生事今乃於國不顧其危於己欲求其安是何謀國之疎而謀家之密乎夫置衛所以寵相臣也今浚罪戾放廢之餘更求衛卒如此之衆是浚惟知陛下之勢不恤天下之言也大凡浚之所為率多任數頃年責居福州於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為請其意蓋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衰且以示寵於人以謂上之恩意殊未忘爾今之所請大槩類此蓋緣罪大責輕浚未知所懼伏望睿明更賜貶降使天下明知陛下之好惡以為臣子誤國之戒伏候勅旨十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

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月十日辰時付刑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遺史曰張浚罷宰相繼有命落職樞密都承旨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宗元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明作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既而周祕以浚之責未厭公論也乃復論列請貶嶺外參知政事張守曰噫亦甚矣乃啓上曰張浚為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用命令其驗矣群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願陛下哀憐之上惻然於是浚分

司居永州 母後失節 則下其封之土 國從少 凡此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九 命令其親失親 臣等
亦傳夫 臣等土曰 朕與 臣等不 臣等不 臣等不
未 公 備 止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素與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合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

炎興下帙八十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一月十七日已巳

上皇帝書 闕姓氏

臣恭惟陛下詔許直言極諫以救闕失臣竊見近年以
來凡有投進類皆牽引虛文無有實效可以施於今者
間或有之亦不過州縣常談米鹽細務而已非所以裨
補天聰而聞所未聞也臣不避斧鉞為陛下一言願陛
下赦臣愚而終其說臣自靖康中見陛下於濟南親御
鞍馬慨然有恢復之計及陛下即位維揚臣又復從陛
下巡幸淮甸是時陛下深處九重上下稍稍蒙蔽如國

之取舍民之利害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自維揚至今日屢涉於艱險非陛下斷然不疑大臣何預焉臣在草萊亦甚微矣當國家無事時方處學校營甘旨及國家有事臣之父母不相保者屢矣事至於此臣當奈何臣竊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救之說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楊沂中絕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尚賴陛下憐其舊臣不加刑戮而以善罷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光世軍馬盡聽呂祉節制有識無識皆稱呂祉必致敗事臣嘗謂鄺瓊等所統軍馬其來久

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光世既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為一頭項仍數加存恤而使之不疑俟諸軍稍寧朝廷或別作措置然亦未晚夫何呂祉天資驕傲以尚書自居至於檢舉冒請之類欲為之一新如瓊等驟見窘迫日生猜忌方在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浚為淮西宣撫楊沂中為制置以瓊等屬焉此非瓊等欲叛陛下豈不見巨師古不聽韓世忠節制而甘伏遠竄徐文恥在閻臯之下卒亦叛去如崔增王瓌兩軍人馬自分撥之後上至軍兵往往大半失所今朝廷遽欲瓊等撥隸沂中其叛必矣如瓊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為用陛下勿以瓊等上勞聖慮天下之事有大於

此者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聞英雄之主未嘗不因天下之勢而遂成天下之業也自陛下巡幸東南積有年矣有面諛陛下者曰指日還兩宮指日中興矣陛下豈不念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如周之中興則有張仲吉甫方叔召虎之徒漢之中興則有寇恂鄧禹馮異耿弇之徒晉之中興則有王導謝安之徒唐之中興則有李光弼郭子儀之徒陛下以謂今日中興之臣誰可以比王謝李郭者哉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至於其他大臣又孰肯以天下之責而自任也惜乎後記收才力有限舉非其人譬如太山頽而大厦毀又豈一土一木之所能也臣嘗論漢光武起民間驅數千捨

耒耜之人一戰而有天下陛下富有東南帶甲之士不下二十萬又安可同日而語也臣見陛下去歲親撫六師雖暫留姑蘇而聲勢已振及車駕進發建康陛下屢降指揮令州縣不得搔擾臣觀陛下非不節儉夫何草萊惟見所過州縣經營頓遞等事非數萬緡不能辦集臣恐陛下萬一復欲東幸臨安徒自虛費臣願凡有巡幸去處亦不必預先降詔亦不須廣修殿宇及排頓之類應職事官所須之物非事涉軍期亦不須隨從車駕仍願今陛下駐蹕建康與淮西止隔一水初恃光世以為藩籬而瓊等既已叛去陛下豈不自危如沂中一軍又豈可為陛下獨當一面也淮西之叛所幸敵人在遠

非防秋之時若使瓊等叛在秋冬之交陛下可又不從而冬也陛下又豈不念金陵雖號六朝建國之地如晉之取吳隋之取陳未始不藉上流之勢故王濬楊素皆能以大舟巨艦蔽江而下也陛下雖曰一軍淮楚一軍盱眙一軍合肥一軍襄陽漢及事有牽制則諸軍各自保守如襄漢遠在千里之外陛下可保其無虞乎陛下又豈不念襄陽荆門乃吳蜀必爭之地在今日尤為不輕不知陛下亦嘗慮及此否陛下自罹憂戚數下哀痛之詔俾諸將校上下一心共恢大業以臣觀之淮泗諸軍上至襄漢但可謹守邊防為江浙藩翰而已故昔人有論諸葛孔明者曰弃荊州而尅西蜀吾知其無能為

也如劔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不可繼僅可自保猶不足以及自治又何足以制中原哉又曰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于天下然後可收以天下之功今日之事正猶此也陛下又豈不念秦漢之都沃壤千里洪河太山直可控扼天下者乎陛下勿謂向者使張浚措置陝西止於如是在今日復將奈何陛下豈不見漢高帝轉戰敗北未嘗少忘關中故高帝以是而有天下臣在草萊如天下之勢未嘗不為陛下深思而遠慮也如陛下即位維揚自可徑入關中指麾天下金人豈以東南為心也當時機會既失在今日又不能救前日之弊臣實為陛下惜也且如淮西一事長使劉光世為帥則

諸軍可以相附今光世實以罪廢而陛下優加恩數倍於衆人而瓊等尚且如此向使光世處以疾終復將以誰制之則未必不如今日之叛亡也嗚呼陛下在九重之中又豈知諸將帥臣所統軍馬曾無一言以念及陛下者乎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急之際人皆各為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故淮西一軍自光世既去之後非特臣為陛下日憂自江以南誰不為陛下憂者也在今日又何恠焉蓋古之建國諸侯止於千乘獨天子以萬制之雖其間有不庭則又群起而共滅之嗚呼天下之勢倒持久

矣臣草萊尚為之寒心陛下可不惕然為祖宗之計乎以臣觀諸路帥臣非不欲盡忠竭節以事陛下如世忠自旦至暮訓習軍馬未嘗少衰世忠年已五十勇厲之氣人皆憚之諸軍雖有怨嗟之聲人亦不敢言之於世忠也由是觀之諸路帥臣使之長安在其位則可或其間有一不幸則又何以異於淮西之事乎又况小人之情見利則不能不爭見患則不能不避其黨易成陛下可不思患而預防之乎臣竊惟陛下自即位以來所任宰執至於十八九當時除命一下所謂宰執親戚故舊者不問賢否類皆鼓篋而進其罷也則所謂親戚故舊者亦皆欵版而退當時群進之人亦不無賢士大夫也

夫何朝廷習以為常雖欲願留而臺諫亦所不容也臣見陛下所除宰執必自兩制所除兩制必自即曹卿監所除即曹卿監必是宰執成就今天下雖有賢如呂望謀如子房智如孔明才如馬周或隱於選調或隱於布衣苟無親戚故舊見任宰執則終身淪沒於蓬華之中而與草木俱腐矣况使陛下所任宰執稍能降氣以接寒士雖周公吐哺握髮亦不過如斯而已其間縱有所舉不當亦不善為濟濟多士雲集於朝也陛下又豈不念凡所除過宰執某人能為陛下舉一才某人能為陛下辨天下之形勢某人能為陛下立天下之規模某人能為陛下破天下之疑惑某人能為陛下正天下之紀

綱當陛下無事時所謂宰執不過以東南一時寧靜引中興之說面諛陛下而已及思數既足親戚故舊皆已成就遂爾力乞宮祠以便安養既退之後又復薦某人於朝為身後之計陛下用之不疑所謂被薦之人復歸思矣將欲子子孫孫永以為固又誰肯以陛下祖宗境土為意哉嗚呼使上天有靈此曹震滅久矣臣所閱陛下除宰執惟張浚庶幾呂頤浩次之也如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如尚僻學而臨事失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惜乎沈與求有憂世許國之心不能盡其才而死耳浚器識甚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術兼濟如囚曲端罷劉光世不致為人誣罵而更相短之

也浚之孤立無一介為助者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至如呂祉淮西之敗祉誠罪人然可矜者有是心而才力不逮爾陛下可不念之臣學問疎繆而識不甚明輒欲効區區之誠仰干天聽臣之愚也亦甚矣臣嘗聞昔人有言曰項籍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惟陛下天錫勇智雖虜人亦稱英武又何處絕關中而無一言以及之也今又以淮西之叛人得而易之陛下可不張其聲勢而預為之計乎臣願陛下應諸路軍馬各置都督一員使諸路帥臣副之如淮西一路願陛下除呂頤浩為都督

以張浚副之以楊沂中屬焉詔傳崧卿為參謀復以史愿為參議何以言之頤浩及浚所畏服也頤浩臨事有斷崧卿詳審而愿亦有謀如淮東一路願陛下除孟庾為都督以韓世忠副之詔劉寧止以為參謀復以韓求為參議何以言之庾與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庾既委曲而寧止與求勇於敢為如襄陽一路願陛下除秦檜為都督以岳飛次之詔劉岑為參謀復以蔣粲為參議何以言之檜見任樞密寬而有容岑與粲才術過人喜於立事觀其應變亦善與人同如趙鼎劉光世西人也在大臣中德望尤重願陛下除鼎為川陝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為參贊軍事以王瓌馬擴為參謀議官

如樊序孟洎之徒皆先朝邊人諳曉陝西利害鼎可寘之幕府仍以王德為都督將帶光世見存軍馬乘以北風沂流而上願陛下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招集陝右流離之民鼎與光世威信素行自可傳檄五路間遣吳玠軍馬出沒偽境又豈止牽制而已庶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昔人有言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而取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追也何以言之陝右乃天下之兵本四川乃陝右之利源自古興王未有不由是而得之也陛下苟或聽臣之言非特荆襄川陝有以為援且將鼓率諸路軍馬徑趨河東然後淮西諸軍及襄漢等路約日並進則蕃偽首尾不救一戰而天下可

復矣嗚呼天下大計陛下自有謀臣如雲又豈以草萊之言而決之也臣竊見明堂大禮在即陛下當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願陛下引漢高故事親為盟主殺白馬而誓之令張浚書名金石而藏諸宗廟拜浚為大都督以輔陛下願陛下親御鞍馬往來問勞知軍民之疾苦四方之豐凶開達聰明以廣聽納庶使蕃偽之情不能探伺陛下之神策也如臣所舉二三大臣充諸路都督非特陛下左右前後得以鄙之而臣亦甚鄙之也嗚呼天下之勢既已倒持非陛下除一前任宰執人情稍通者為之如其他傲上忽下之徒實未有能濟者也臣之區區非特願陛下置諸路都督以張其聲勢實

三朝正史卷一百八
欲為陛下廣其人才以宣布陛下之威德又豈得使諸路軍馬知有陛下而實恐諸路帥臣有一不幸則所統軍馬不敢臨時倉皇而無以制之也陛下又豈知某人一軍闕名號曰自在軍也平居無事未嘗閱習其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圖其財者惟某人某人兩軍韓岳人馬整肅其失又傷於太嚴至如近下軍兵有請一百食錢二升半米而贍三四口者日逐上教或至晚方罷及回本營欲得一盃熟水以沃肺腑亦不能得何何自申牌前後打滅火燭不許復爨其情可知及其所請食錢非獨欲贍數口一月之內乃欲買皮條買磁末買弓弦至於修理弓箭種種費耗不過此一事食錢而已身晚上

教其妻刷甲其子積薪縱緣陰雨得少休息又不免修葺營寨此特步人之勞至於馬軍又甚於此者矣臣願陛下備臣所陳以詔寬之應有軍馬兵請受低小之人仰諸路帥臣開具姓名量其高下特與增給無使怨嗟之聲聞於道路某人一軍尤無避忌雖統制將官親見無禮唯只隱忍而已比年以來諸路軍馬嘗有全裝數隊而入偽境者往往諸軍互相推避各稱本軍人馬點足即無逃亡之人以是將官得以欺蔽統制統制得以欺蔽帥臣帥臣得以欺蔽宰執宰執得以據所申請而欺蔽陛下也至如諸軍出入有攻城破敵之說大率如此上下欺蔽陛下亦無如之何臣願陛下速置諸路都

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今年淮
西亦宜預為之備如張浚一軍亦可不數數勞動願陛
下令浚差撥兩軍人馬於濠廬之間駐劄以備緩急仍
願陛下速遣鼎與光世為川陝之行以張其勢今陛下
若以陝右為不可措畫且令淮上諸軍為山東之謀此
非臣所以敢言於陛下也以臣觀之假令劉豫北遁盡
如所料不知諸軍人馬沿大河一帶復作如何屯駐又
况大河南北皆平衍之地日盡千里非中國步人所長
若使金人安處河北以我為客利戰則戰不利則據河
為守間遣游騎以勞吾師其間暴露之人不無怨憤當
臨敵之際百戰百勝則可萬一小有不利則諸軍散漫

而無復南渡矣又况東南乃國家之根本雖曰殘破尚
茲富饒陛下復以何人留守為濟師餽餉之道又不能
知保川陝荆襄而無腹背受敵之患乎臣敢冒萬死以
聞陛下臣寔恐諸路軍馬有不測之禍而陝右之民在
苒汚俗不得為陛下有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陛下又豈不念六朝之
弊區區於江右者哉臣願陛下體淮西一事深思而詳
覽焉臣冒犯云云

十一月劉錡來朝

劉錡方知廬州來朝行在也

詔復幸臨安府

初降詔幸建康也有以觀天心之文人皆喜上之英斷
有恢復中原之志上在建康駐蹕未久會有淮西鄧瓊
之變又張俊自盱眙退軍建康江上事紛紛是時王仲
疑有復官之命王喚與郡左正言辛次膺彈樞密使秦
檜妻黨王仲疑王喚父仲山嘗投拜虜人仲疑不當復
官喚不當作郡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駁
朝廷之漸時檜議遣使金國請和次膺力言國耻未雪
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會親疾丐侍養乃以直
秘閣荆湖南路提刑於是主和與主戰之說不能人心
回皇議者以復幸臨安為是遂降詔候來春復幸浙西
岳飛退軍江州

十七日乙巳兀朮執劉麟于武城

先是劉豫聞朝廷舉師北征遣馮長寧乞兵于金國以
瓊率全軍降豫勢盛恐久難制欲因出兵而廢豫佯以
兵不可出為辭豫請之愈堅持懶乃謂長寧曰非不欲
出兵實以本國用兵以來無往弗捷自有齊國之後動
輒不利恐蹈覆車挫我威武必欲出兵須齊國人馬亦
聽本國節制所貴號令一而權不分天下可以指麾而
定豫與麟父子固測其謀欣然從命金人遂令其兵甲
器械錢糧總數並令調發輦運陳蔡順昌宿亳之間計
程知東京無兵乃邀麟單騎與元帥會于滑州麟從二
百騎以是日至武城胡騎張翼圍之數重悉擒而囚之

百餘人及日五夜始能盡其國之糧車悉創而四之
 豈味東京無兵之憂難軍儲與兵相會于散州機效之
 器無幾難樂建至今國發釐軍新蔡則言官受之間指
 安新與難及十國阻其指外恐發命全入委令其共甲
 蘇本國發博而貴難令一而對不令天下何以討虜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八

出其實以本國用其以來無出非其由有齊國之對
 兵不何止高難新請之愈望封謝心能身寧曰非不
 變率合重創新博益以久難始始因出共而發新料以
 夫是國難聞陣之舉而共五重焉身寧之與千金國
 十五日心已不木持隆難千九始



世